



遼東志卷之九

藝文志

聖製

洪武元年詔曰朕承大統即皇帝位其年  
 八月元君去其國已而山之東西河之南  
 北以及閩陝內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  
 境上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  
 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裔遣使來  
 奏五月十六日率兵至應昌府獲元君之孫  
 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始知元君已于  
 四月二十八日因疾而殂其子愛猷失里達  
 臘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獨念遼霄一隅  
 尚多故臣遺老不能見幾遣使一來而乃圍  
 結孤兵盤桓鄉土因循歲月甚非善後之謀  
 邇者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賈里海外諸  
 國猶能知天時審人事專使稱臣入貢豈汝  
 等之智所不及耶抑我師之未至耶茲專遣  
 人以往果能審識天命傾心來歸有官者  
 量才擢用有業者各安生理朕不食言爾宜  
 圖之是年冬元平章劉益等奉表來歸

宋

劉益

聖明啓運殆千載之難逢邈邈歸心豈一夫  
 之能抗非由人力實乃天時欽惟皇帝陛  
 下大德有容至仁無敵乘弊于板蕩揀撓之  
 日開基于龍蟠虎踞之鄉靈旗舉而中原底  
 平溫詔下而遐方欣戴伏念臣益叨榮華要  
 委贊戎行援絕勢孤誓死本期于君素力窮  
 一故伊摯保身而去夏微子全祀以歸周乃  
 去况之明規由廢興之有數茲者盤桓遼海  
 漸丁涸轍之魚瞻望京雲痛若喪家之犬勢

遼東志

遼東志

遼東志

國窮計出倉皇  
講道古丞董遵命吃揚賢  
等能海朝  
天望風投款休兵待命希洞端  
乎愚衷賣劍買牛  
乞放歸于農畝

**慕容廆上太尉陶侃**  
明公使君轅下振德

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弥久上塗  
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渭延首遐外天降艱難  
禍害晏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  
假勢吳楚大晉啓基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  
以義烈之士深懷憤激切念廆受國殊寵上  
不能掃除群濁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  
晏逼京輦王敦唱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  
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崔弘普天率土誰不  
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植朝榮不能滅中原  
之寇刷天下之耻君根江陽發曜荆衡

慕容廆上太尉陶侃

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遂  
得極其暴竊爲立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  
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  
服陳鄭越之種蠱尚能弼佐勾踐取威漢池  
况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比  
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  
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  
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  
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  
身命及雖據揚越外伏周張內馮顧陸距魏  
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  
逼徐豫今魏朝肝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  
匿智藏其勇畧耶將呂蒙凌統高躡曠世哉  
况今凶羯雲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  
之危甚于累卵假號之疆衆心所去欲有農  
矣易可震蕩王即表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  
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  
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

畫一之類也度公言正勇之尊處中伯之任  
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苑于冠難之際受大晉  
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  
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  
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充豫之  
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威國耻  
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  
勅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  
發故也故速  
陳罵言不宣

太尉陶侃答慕容廆箋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  
極盛而衰自晉龍

與尅平暗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忠皇之末  
后黨構難禍結京畿累成公族遂使羯寇乘  
虛傾覆諸夏舊都淪覆山陵毀絕人神悲悼  
幽明發憤昔猗猗之疆匈奴之盛未有如今  
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  
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滋

遠東志卷之七  
三

忠于王室明允恭肅  
在立勳屬海內分  
册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昌大業肅祖繼統  
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  
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龍相  
尋連舟載路或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  
天估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  
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  
下况廆輔翼王室有王伯之功而位卑爵輕  
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  
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峻速貢使往來動弥年  
載今燕之舊墟北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  
山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  
佐等以篤宜速尊周室近華漢初進封廆為  
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廆得依承詔命  
率合諸國奉辭逆夷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  
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弥高每詔  
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

所味不欲苟相崇重而應情至心實為國計  
眾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  
篋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  
塞外遠緞索頭荒服以蔽惟北部未實爰遣  
征伐又知東大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  
權這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兵  
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  
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  
當在天  
臺也



**隋段文振**

北海期原人有膂力膽氣過人性  
剛明識時務煬帝時為兵部尚書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為左侯衛  
大將軍壬午下詔分兵十二道伐高麗文振  
遂督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請速訊掃  
突厥其畧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速降

遼東志卷之七

四

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訪擬口陳  
降款心懷背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訪擬口陳  
降款心懷背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訪擬口陳  
俱前出其不意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  
其本根餘城自剋如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  
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棘鞬出後進疑不  
數日卒于師後

**裴矩**

字弘大河南開喜人時高麗遣使先通  
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

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  
箕子漢世分為三部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  
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馬欲征之久矣但以  
揚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  
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  
朝于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  
速暢慮後伏之先亡  
魯令入朝當可致也



虞伯生

京師東南海數十里北極遠海

為沃壤用湖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

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

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

勿征也二年勿正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

下定額手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

以官就所儲給之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

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而民兵數萬可以

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速寬東南海運以紓疲

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一

賊之類皆有所歸遂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

此制則執事者以時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

陳思謙監察御史建言曰遼海牧養千里地

設置群牧使司統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

羊數年之後馬定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

給站以優民力非小補也

又足以裕國用非小補也

國朝建州三衛女直東

野人黑龍江奴兒干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

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泰寧夫餘朵顏

三衛建州實處其中與諸夷勢相聯絡倚角

而五嶺喜昌石門險隘人不得並行騎不

得成列虜人視爲咽喉求樂問開原降虜場

木荅戶者率數百騎住奔之其黨滋盛虜文

皇靖難之初不即如兵姑事撫綏自後殺驚

爲邊患遠將弗能制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

以武靖侯趙輔總六軍都督王瑛封忠副之

太監黃順監督少監張璘副之左都御史李

東提督俞都御史張岐督儲監察御史孫珂

崔讓呂雯鑄輔紀功督許都督王銍都指揮

部統黃欽領奇兵遼東副總兵裴顯左右

將孫堪周俊各領所部兵都指揮揚州刺史  
等分部伍督運餉率漢番京邊官軍伍萬餘  
衆以成化丁亥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分道併  
進左掖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  
嶺右掖由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  
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結  
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古城期以是月二  
十九日會兵時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  
魚有沼南怡華率兵萬衆助順不攜賊巢虜  
衆望風遁擒斬俘獲虜酋指揮苦女等以千  
數賊屬輜重無算逐旋倪被虜萬餘時積蛋  
盈野乃整兵凱還遣孽指揮張額約里率其  
妻子起軍門乞降曰天威所加  
不敢復作及矣 朝廷憐而釋之

賀欽

往年東人屢欲侵遼東省奪三岔河之  
北老虎林謂其地沃饒且自廣寧至開  
原區近雖賢明重臣亦往往或之先生聞之  
笑曰今日視祖宗時強弱如何民不聊生余

遼東志卷之七 六

廩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為此好大喜  
功之事以殺吾邊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  
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之狹也或者勞  
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况  
時訛舉廢尤立  
人之所深忌者

盧瓊

東戎見聞錄云夫遼阻山帶海諸夷環  
徼而居自寧前朶抵開原曰三衛逐水

草無桓居部葉以千計而朶葉爲最白湯站  
抵開原曰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  
廬而建州爲最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寨  
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俱有  
室廬而江夷爲最三衛契丹阿保機遺孽也  
自寧前抵喜峰迤宣府曰朶額自錦義歷廣  
寧至遼河曰太寧由黃泥凹逾瀋陽鐵嶺至  
開原曰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漠盜馬四三  
人驅千百疋善剽掠即殺人寇抄髮其髮以  
自髡姓貪黠邊人以酒苦貨唱之執而殺之

故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制劔數十年不  
入其地若誠信撫之不勞兵而易戢也建州  
毛隣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緝紡飲食  
眼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  
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後金之遺地  
俗種耕稼婦女以金珠為飾倚山作寨居黑  
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畧同山寨數與山寨  
警殺百十戰不休近岩苗與和難平其曲直  
以馬牛羊段云諸夷皆善馳獵女直建州多  
喜治生三衛則最無賴也江夷之外曰阿哈  
婁得諸種自相雄長矣唯國家設六邊以馭  
胡准開原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  
諸宜府自宣大迤西直抵井肅勢如率然首  
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宋樂初有  
渡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稽之以與中大寧  
寧大寧都司治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此因  
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峰三屯密雲白羊  
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連盧龍後背偏

遼東志卷之七 又六

懷遼之襟吭傾嘍諸陵亦時警嚴烽矣夫不  
復興中太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朔河川喜  
烽口以窺盧龍則寧平搔然矣自黃花白羊  
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因之日折也言  
而至此未嘗不致嘆其失之易而惜其  
復之之難也後之君子其尚念吾言哉  
韓斌建州虜營昔居房州去邊月餘程求樂  
間虜酋李滿住者欵塞求近邊種牧乃  
即蘇子河與之虜騎數來去大肆抄掠邊吏  
不能支成化丁亥討平之越戊子斌任副總  
兵獻防守規畫為堡守之自撫順而南四十  
里設東州堡東州之南三十里設馬根單堡  
馬根之南九十里設清河堡清河之南七十  
里設鱸塲堡鱸塲之南一百二十里設雙陽  
堡烽燧相望遠近  
應援拓地千里焉  
會銑戡定三城躡畧曰頃者廣寧遼陽一城  
軍士變亂其根因情狀前疏已敷言其

畧矣臣參議遼陽軍變事因有激心實無他  
又該兵部覆題地方事情止遣大臣查勘凡  
諸進言與兵征剿之策一切不用是故於人  
心混淆之秋而所以平定安輯之道誠宜如  
此不然則沮脅從者自新之路而多兇頑之  
黨矣况兵凶戰危未可輕試觀諸往者大同  
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遂  
致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  
此我皇上所以獨斷夫遼東之事而不疑  
於群言者真御亂之上計也秉不殺之神  
武妙應變之微權夫豈尋常之所能窺則也  
哉奈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將來  
互相鼓舞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赦又欲  
援大同之例以需賞袂刃而行以伺其機盟  
神而會以固其黨假洗城之謬說為聚眾之  
良謀布妖言以惑人心攀重囚以為謀主是  
救逆軍者其始也因人成而倡亂雖無素謀其  
既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臣竊思之一成

而不可假者一國之法也難制而易於縱者  
人之情也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放蕩之  
情往者陝西之軍曾一變矣未幾而後有大  
同之變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  
者啓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既變於前矣  
未幾而又有殺總兵之變說者曰李瑾之變  
所以處張文錦之變者啓之也蓋惠竭矣而  
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故允蠢效小  
醜謂於耳目所以撫臣一旦乖方而軍士之  
騷動肆起倡之而即應誘之而無忌者允以  
往法不足以懾服而人情日流於驕悍故爾  
今者仰賴處置得宜開諭明切故臣合謀兩  
鎮首惡就擒邊境之危殆者已安人心之動  
搖者咸定此誠法令鋪張之機諸鎮觀望之  
候也臣愚以為祖宗立法所以躡服毒兇  
控禦四海者也今諸鎮之軍不數年而亂者  
屢起此豈法之不善哉抑亦議法者之未盡  
爾夫明罰勅法者先王之道也小懲大誡者

人之禍也伏望 皇上燭微慮遠按本塞  
源重眷秋無將之義嚴臣子大亂之防乞將  
至言議行奉差大臣覈實其事惟據兇逆之  
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叅職官悉從  
重究則威行於恩外威震而恩益深仁盡於  
義中義明而仁益篤動切事幾之會潛消姦  
宄之萌地方永保無虞而  
宗社隆平之慶有關於是矣

胡文舉

遼東湯站堡東地各九連城及夾江  
華處地土雖廣闊膏腴實與朝鮮接

界先午邊民私墾盜耕隨禁隨弛嘉靖年來  
奸民周鼎等將前田強占又越開馬耳山等  
島其田一百九十餘頃朝鮮國因見華夷之  
民耕種混雜交通行竊地方受害導敬上  
國難以禁治咨行都司轉呈巡按衙門委官  
勘明查革分立石碑三座俱刻遼東軍民不  
許在此住種朝鮮軍民不許在此採取至嘉  
靖十六等年周鼎等將碑內不字改鑿為本

遼東志卷之七

又七

字仍糾同積惡達官并刁民何仲信等群奸  
集計占種陸續盜賣并指稱打點匪收過住  
戶陳通徐劍等八十餘名得銀一千一百餘  
兩累歲朦告承種起科弊害多端復將勘阻  
官員捏本奏稱盜賣疆土准行巡按衙門隨  
行該道僉事胡諧選委指揮馮守清經歷楊  
一揆踏勘呈報巡按御史胡文舉查議得國  
初以鳴綠江為界東屬朝鮮西屬遼東且湯  
站堡所轄馬耳山蝦泥溝等處又係虜寇出  
沒要路頻年爭訟騷擾邊釁不息具疏奏將  
誣害官民照例問遣改正石碑刻圖禁諭所  
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仍行都司備咨朝鮮  
嚴禁夷民再不許越江採取令該堡每月差  
夜不收八名輪流巡視通同事發一體例遣  
月終官具結并差人姓名報查求為定規  
積弊頓祛奸惡知警華夷界嚴邊境寧靖矣



李善

巡按御史切見遼東邊事疲敝臣至遼陽開原詢及故老皆云宣德年間本鎮

初無臺牆時唯嚴隄單遠烽墩海面直通

陽鐵嶺以連開原故開原城西有曰老米灣

者又舊行陸路自廣寧直抵開原三百餘里

先年燒荒東西兵馬會合恭盤山東北至開

原平頂山中有昱州廢城遼之中京肥饒之

地不下萬頃自畢季立邊後置之境外迺宋

三衛夷人肆意南侵漸入猪兒山老先林處

河套等處假牧著行伺隙入寇邊方為害甚

于昔時且沿邊地多平漫立脉鹹鹵遼年春

秋徵夫四五萬各糧餉萬石無益邊防徒勞

人力初計所恃者遼水為險也夏旱水淺廣

騎可涉冬寒水凍如履坦途拉掠人畜不貲

耕牧遂致田野荒蕪邊儲虛耗仰給京運且

今道路隔阻遼河又無盤山牛庄低窪天雨

連綿水輒泛溢行旅阻隔萬一開原有警錦

義廣寧之兵何以應援且遼東孤懸一方番

遼東志卷之七

八

漢雜處遼河失守則遼陽不支遼陽不支畿

輔之地豈能晏然也哉臣慮及此不能不為

之寒心也計今開復舊路敦空城堡瞭守官

軍往來道里可減三之二其山澤之利舟楫

之便肥饒之田豈勝言哉又以形勢大畧言

則錦義為西路廣寧為中路遼陽為東路開

原為北路酌量遠近聯絡聲勢隨機應變波

此相援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遼疆可據

盤石矣一原設各城沿邊墩臺自廣寧起至

開原平頂山止延袤八百餘里該牆一十四

萬四千丈墩臺二百六十五座瞭守官軍一

千五百四員名若以新舊垣牆算過二百餘

里共牆五萬四千丈沿邊該設墩臺每二里

立墩一座共臺二百五十座大臺五十座小

臺一百座餘下墩臺一百一十五座一開原

地方平頂山墩起至廣寧地方恭盤山墩止

沿邊校馬營堡二十處共操守馬步官軍全

餘四十一百八十一員名一今新張城堡上

用五座立二於三  
站腰脚臺四座

潘珍都御朱孔陽

巡按御史

嘉靖己丑會奏遼東鎮守內臣求樂問始于一  
廖彥父蔭理鹽率眾內附從征所向有功  
因責王彥以撫東夷監鎗內臣始于宣德三  
年六監揚宣管收神鎗開原分守監臣始于  
正統二年改揚宣以充任以後遂成故事相  
沿差委本鎮密邇畿輔僻在東隅軍民餽餉  
全仰輓運不滿千里而內臣三員其何以甚  
且監鎗所司止于一事又與鎮守同居一城  
原領鎗銃多給城堡自有土者知所慎重  
謂監督不過簿書冊籍會計數目耳開原雖  
稱要害而連逃困于後求精銳銷于剝削行  
徑凋憊屯堡空虛且又監丞將朝夕共處  
燠隙易生見有異同動失機會况夫承平既  
久國勢日張原無宣大之虜情幸有馬市

遼東志卷之七 九

之繫束撫勒苟得其邊控制或可無虞官多  
民擾在在為病而窮邊尤甚鎮守之設無補  
地方之安危從賞歲月之供億以上各官所  
當裁革兵部議優足年革去監鎗及開原分  
守鎮守  
仍舊

龔用卿翰林院吳希孟戶科給事中

題為陳邊務固邊疆以圖長治久安事臣等  
奉命詔諭朝鮮於遼東地方往來經歷九  
人情土俗安危利病見之頗真知之頗熟謹  
以有關地方者摛為五事伏乞詳議施行  
一增築邊城以備虜患訪得遼東地方自廣  
寧至開原舊有陸路不過三百餘里洪武未  
樂年間海運邊儲船隻直抵開原今開原城  
西有地名老米灣是也正德年間始立邊牆  
故沿河迤裏隨河之灣曲築壘設墩延長八  
百餘里致將河套之利棄棄城外為寇賊之

資達虜肆意南侵深入腹心諸墩臺營額不  
支渙散不一竊謂自廣寧至開原舊路宜因  
時修築以八百里之兵力爲三百里之守則  
用力專以八百里之城垣守三百里之地則  
地形簡卑則不分簡則易見地有餘  
利人有餘財兵有餘勇筭之上者也

一疏通水利以奠民居竊見遼東一鎮頗稱  
沃壤惟平原易地疆界未明平岡深谷地形  
莫辨旱則赤地千里澇則漫爲江湖一遇霖  
雨則麥田禾畝皆爲車轍馬跡傷殘稼穡實  
可寒心至如盤山高平沙嶺三處地形宜爲  
高燥居人三五成群坐守一壑待哺消流駐  
石充陽作曠則將取水於數十里之遠者得  
鎮城及屯堡等處見有低洼云處水流成迹  
可如疏濬使遠近相接大小相通流入大河  
不致阻塞如或河流隔遠難以導引俱令疏  
導歸之下流則旱有所澆矣

遼東志卷之五 十一

一議復海運以貽遠謀訪得遼東地方綿花  
布疋取給於山東由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  
便一日交可達東遼依順口由是每年給散  
布疋頗得實用迨因正德初該府具奏暫解  
折色較之原領本色僅可當半照得原題  
爲風波損壞船隻而不知致覆溺者每見遼  
東大植賤多順爲貿易且駕使之徒總攝之  
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不知風波之患不獨  
海運爲然曹河時有之豈可懲羹吹葦况今  
遼東金復海蓋四衛山氓亦各有船往來登  
遼貿易復活就令撐駕官船轉運花布給與  
脚價編爲號數則彼無私通之罪吾有公輸  
之償壯軍氣  
實邊儲矣

一查處軍民以實行伍訪得遼東軍士守城  
十二屯田十八操司缺軍屯田僉補在衛故  
絕原籍僉解近年以來名雖在冊軍已逃亡  
其間故絕者已經開釋迺借馬軍之餘丁以

抵補久逝者不敢開糧却捏紙上之說名爲  
見在蓋由清勾之法竅而處補之無策故也  
大乞一勅下撫按選官清查逃故者明報在  
冊在冊者籍名不差則清勾有據糧餉不虛  
又訪得遼東四方無賴之徒投報寄籍入自  
在安樂二州都司各衛經歷司一姓報名數  
姓影射一丁在冊數丁安閑今此流民居遼  
東之地種田衣食獨不幹遼東之事乎乞  
勅下撫按否考年力家產省令告補逃故軍役  
如不願解發還鄉則年伍無缺民無遺食矣  
一清理馬政以便人情訪得遼東橋朋馬價  
銀兩本爲貧寒官軍一時死馬難下買補不  
知納銀之數有定限而倒死之馬無定期馬  
死已買數年而銀未得實領者有之調操官  
軍更替回衛者有之沉法久弊生仍派射獵  
邊軍困苦如此馬價馬死價未得領又馬用  
此追銀爲執乞止其徵追馬死令自買補如  
果貧難連年馬死三次將進 賁夷馬或死

遼東志卷之七

七

馬寺孳生馬匹給與則軍不  
苦于逆後馬不限于拖欠矣

馮時雍

苑馬寺卿題爲祛宿弊遵 舊章酌  
時宜以蕃戎馬事臣查得永樂四年

始設遼東苑馬寺管轄六監二十四苑木寺

正卿心卿二寺丞四主簿一監正監副各一

錄事一每苑圍長各一調編恩軍四百六十

餘名不知向年一併裁革今 存永寧一監

清河深河二苑其恩軍并種馬因無額數故

絕逃亡者無清勾補伍之益倒死種馬者無

補還原額之文遂使設實者反無追陪之責

貧難者多負科駒之累至於前項裁革監苑

牧地冊籍不存界至無考查得弘治十三年

差主事黃清將草場通行丈量共計三千七  
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派撥軍餘領牧  
立碑存照奈何地接蓋復也種軍餘於前項  
清出之數陸續侵占千餘畝連年互相告爭  
今若不查成法蕩盡臣謹條爲十事伏乞裁

議施

一查侵占以復牧地欲將主事黃清杏過之  
數頂畝丈量就令伐石立碣高築封堆求為  
守遵

一定種額以責成放查得本寺先年清出牧  
地三千七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清深

二苑見牧種馬并駒驢合三千九百二十七  
匹頭總兩苑所牧不及下苑之數合無於清

河苑定擬二千一百匹深河苑定擬一千九  
百匹倒失者買補舊老者變易不許拖欠以

虧額數未  
為遵守

一酌時宜以定軍牧欲查得兩苑各戶上中  
六丁每五人為伍共攢一槽領養騾馬四匹

搭配兒馬一匹撥與餘丁五名貼養遇本槽  
種馬倒死及虧欠駒子十人均派陪補一則

杜其抵換盜賣之弊  
則寬其陪補價值之難

一沙汰駑馬以易良種欲查將兩苑種馬  
老暗癆及瘦損飄沙并駒子短促縮小者估

計時值令本軍變賣價銀納官其種馬照依  
今擬定數日缺少者動支相應銀兩轉前馬

價定買四天以上兒驛馬匹務  
足額數驗印給發永為種本

一除均徭寬陪補以免逃逃查得本寺及監  
苑歲用銀兩通共五百二兩一錢但各軍餘

丁多係養馬身役每年輪當寺廳監苑力差  
貼併供食輪當小甲倒死虧欠買補馬匹是

以一人之身當此重併之役故逋逃日衆  
欠日多至於倒死馬匹查餘年老及有贖息

偶患急症者係兒馬令本伍十人均派銀七  
兩騾馬五兩各納官鞍銀買補係別項倒失

者仍追補還官騾馬寬為二年一駒虧欠者  
追銀三兩連生兩駒者將一駒准後虧欠數

一置馬廐時聚散以尔蕃育查得二苑軍餘  
率皆依山近水任意信放日夜不收至於秋  
冬水冷草枯風氣峭寒往往生病倒死合無  
將近死軍餘各照本伍夥蓋厰房以遠就近  
以寡就多俱令四月以後日出撒放日入收  
回自十月以至三月俱令各伍攢槽糞養逐  
日點開如有瘦  
損比較罰石

一定儲畜以便抹刷擬力差以免重併臣查  
得二苑軍餘九千九百二十名前定擬種馬  
四千匹每千匹正養貼養法當用軍餘二千  
名通共八千名監苑應當刀差人役歲用二  
百五十三名餘剩空閑一千九百二十名除  
一千名每名納銀五錢備買馬價餘剩九百  
二十名應當力差如此則頭項各別而差僅  
不至重併儲蓄有備而馬匹必至壯長矣  
一清查逃絕以補缺伍臣查得自永樂四年  
開設監苑充發恩軍四百六十餘名今該監

人邊東志卷三十一

十一

止實在恩軍三百一名尚缺一百五十九名  
卷案既已不存清冊又無填註以致軍伍空  
缺領牧乏人乞勅該部查將永樂年間原  
充發恩軍及草場地畝種馬各額數清冊發  
下本寺查對仍限一  
年一造示爲定規

一張設官吏以便點視承行夫抵欲照陝西  
事例量復寺丞一員駐劄永寧監督令監苑  
等官點開馬匹主簿廳吏與乞撥給一名承  
行如此則任官有督責之効職官無代吏之  
虞

礦

一時湊給以存種頷臣切以朝廷設立監  
苑正爲邊方緊急聲息俟給騎操之用扣騾  
本常存則孳生有地歲歲不及則騎操易損  
二者乖違馬政之蠹也查得嘉靖九年義州  
報到聲息一時缺官騎操遂將該監種騾兒  
馬一擊羨給後雖買補而補給難齊一今無

今後自定擬種額之後駒騾必待四歲以上  
方許俵給駒操不得將種馬一聚復去奪種  
本以按目前斷群蓋以求蕃育計之  
左布謀之批斯馬政之所以不振也

### 張盖州耆德記

江西解縉翰林學士

天朝取四海躋隆平遠左獨不煩兵革守土  
之臣籍其民吏戎馬圖上要害頓首入朝而  
又在元亡之後一年豈非純德之人順天命  
而有全德者哉是以太祖高皇帝皆因而  
任之使守茲土往往蕃社崇壽老子長孫善  
始令終享其富貴豈非偶然者也若金州衛  
指揮張翔為言其祖父良佐山東沂州人也  
仕元為行中書省右丞率兵駐居遼東得利  
瀛城洪武四年辛亥始奉圖籍內附受賞  
詔即以為盖州衛指揮盖州古之盖牟城也

人壽長卷之七

七

地頗寒苦而當要衝渡海往來必經此遼東  
恃此為重鎮良佐治之餘四年撫循其人甚  
有威惠太祖聞之召見慰勞賜資甚厚且  
有詔獎諭以久官斯土素善撫循復歸蓋  
州洪武八年己卯納谷出引兵寇城下即率  
兵邀擊之于杓子河人敗俘馘之擄入水者  
無算論功為最二十年丁卯屢出與乃兒  
花戰于火燭山等處皆大獲降附相屬二  
十五年壬申調復州衛掌衛事其治如盖州  
復出塞征討得病還始以翔入見太祖憫  
其老病不能造朝慰諭即許代其職仍掌  
復州衛三十一一年戊寅調翔金州於是翔亦  
歸守十有六年矣其祖父與家屬八十餘口  
遺其老于盖州尚康強無恙也翔之父諱時  
洪武七年入朝為散騎九年隨信國湯公  
征討雪山還以功獲賞省親曉左不幸病卒  
翔其子也勇毅而好文且自以世富貴敦詩  
書謹交游慕賢士也請余記其乃祖之耆德

將歸以爲壽余職人史嘗以遠左歸附之美  
大書特書藏之堂匾勒之貞石以歌頌 聖  
朝之美於千萬年而復爲之記知此碑張氏  
子孫世守盖州之德將必有盖州之壽與福  
以無忘 聖朝之恩  
與國成休於千萬年

石塘曾公生祠碑

浮梁盧瓊撰

嘗謂君子立功之道有三正志定畧仁及衆  
也書曰艱大考翼不可征定亂難也而况倉  
卒之變乎維忠以正志耳又曰人倚乃身迂  
乃心安民難也而况遠邇一致乎維智以定  
畧耳又曰式敷民德永有一心民懷雖也而  
况去思乎維仁及衆耳三者有一焉皆足以  
而勳建名而况兼之乎此遠之人所以主祠  
公也公代巡茲土遠戍戍卒以撫臣革之貞  
厲其窮兇者蠲集爲亂登碑而閉門與無統  
紀公時自南衛開變軍騎入城前之禍福衆

東莞盧泰之序

五

心以定盖耳乃上疏曰群醜于紀保無他志  
願寬斧鉞以開其悔 制曰可既而黃寧無  
順相繼以逞公密布而陰偵之一無測識者  
三城首惡同日而俘盖釋壯鳩受灑溫將欲  
刑故有過使終無咎焉耳復上疏曰倡爲亂  
畧止此數夫願宥其他以安反側 制曰可  
寔維忠蓋可嘉錫乃榮階吁數百里之亂起  
於一旦聲色不動而東顧之憂以舒并忠以  
正志乎先是羽檄彙午 朝議咸喁或謂此  
而不討恐釀蓋鎮之亂公曰否非淮西澤潞  
比也或謂遣使招安且覘徽諷公曰否非澤  
化兩川比也由是鋒鏑之禍息而疆境頽以  
全西者不啻千萬計供億之費省而公私賴  
以不困者亦不啻千萬計吁以東人東望仰  
望之私談笑而揮之使肯坐於席非智以定  
畧乎寧遠遼之咽喉東西終綽晝夜不思苟  
舉措一失受禍比他衛尤劇征討則有假體

裂朕逃山逾海之感遣使則有負曳鞭撻鬻  
產南嬰之憂今州者而殫曰公食之也繼者  
布裳曰公衣之也父指其子祖指其孫曰公  
注之也非仁及衆乎其師生父老相率而顛  
於守備陸繼宗備禦東場鶴木礮石立祀  
於學宮之西偏貌公之象而徵文於瓊或問  
曰坐祠古歟曰古也禮也義也公憫無辜之  
民橫罹夷斲不討死生禍福以身任之力請  
於朝而得免義也民受公之恩非直於曰  
暮見公之容而思之又欲使其子若孫皆知  
所自禮也禮以義起之道也昔文潞公尋  
又天下洛人生祠於資聖院張文定弭盜一  
方蜀人圖像於益遠之禍起於倉卒深淺成  
敗不可測而文定自外入又得伸縮自由公  
視之又難也而公才望日隆安知不爲潞公  
祠公諱銳揚州人石塘其號也時工未及半  
坐備李璩至不數  
月告竣皆其勞也

叙

### 醫問先生集叙

李承勛

予昔從伯比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  
學者爲已大崖慨然嘆而問曰今天下有若  
人乎予未能對復嘆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  
問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  
之游起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人心  
通塞往來之幾生生化之妙有非見聞所  
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  
以自得爲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  
不爲私妄間隔在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  
立矣喜怒哀未發而非空蕩感交集而不動舍  
是而滯碍於形器支離於占卑力愈勞而心  
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機  
安用窺壘綸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  
間爲已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構小齋

讀書其中適事體驗未知其要著心玩味性  
門不出者十餘年乃凡實理充塞無問化機  
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  
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正敬以收放心勿  
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為臣必盡  
其忠為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  
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  
又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  
邊河撲殺猷績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  
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  
之衆見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  
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而論之二  
沈生之學均於為已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  
涵養之益為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  
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不善學者見  
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知其早歲自治之  
甚力憚深思而欲徑造自然急克治而欲妄  
效和易故多流于放蕩先生性本篤實其學

遼東志卷七 古

主于射行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下以因  
其基法地之廣以聚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  
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  
發越桀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者醉德而革  
面予昔撫東七訪先生之間見其子鄉進士  
士諸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  
深者亟欲招致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  
矣今夏士諮輩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  
議共若干卷遺予於踐先生學本不可以言  
語文字求之先生性舍言語文字何以見  
先生之心董平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為定海  
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  
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回隱居醫問山下克恭  
其字也遼人無老小貴賤至今稱為醫問先

云主

戡定三城叙

程啓充

四川嘉定州  
人監察御史

序曰功名之際大之所開也殘慢之習政之  
所激也達速之宜幾之所投也是以君子致  
覽焉石塔曾子舉進士拜縣令擢御史三年  
來按遼東當是時呂九川為巡撫乙未春御  
史南巡而都御史北巡會於海州兩公相得  
甚懽也已乃御史行而南都御史行而北  
抵開原而返遼陽返遼陽再日而難作  
而御史尚在熊岳也報至趨歸馳繳什諭門  
啓韓承慶入焉乃張樞衆號檄下什旗息鼓  
坐甲解衣索釋官吏縛奉呂中丞入居都司  
國入驚曰御史至矣登陣走集日四五起遠  
近風靡列城響應御史兼程至四月謁官屬  
父老走逆比入院諸叛卒歎待命軍民涕  
泣陳說御史勞苦父老幸無恙問諸所便宜  
更張之人人自喜曰御史愛我也往唁呂中  
丞移之行臺即上言曰臣待罪邊圉邊人弗  
靖敢干制使唯罪在臣唯愚民不足誅唯  
聖明矜宥有詔勿問以都御史別試也乃廷臣諍

遼東志卷之七 又七

臺諫請用師則遣工部侍郎林公來按其月  
丙辰廣寧再變是夜撫順劫辱主帥御史復  
上狀呂中丞亦訟冤朝野洶洶部司馬憂益  
劇御史日事拊拊決其群伴莫與較物色大  
懇詰稽其所往來諸虜謀稍解秋七月甲子  
晨朝將校官屬下令曰三城千紀周治脅從  
首亂者死其捕即國憲毋登叛人左右相顧  
喘舌御吏出袖中姓名分配校卒即走兩城  
指授木移晷面縛八人又明日撫順擒七人  
來獻其明日計殺陳羊兒者倡亂廣  
寧者也貌悍難敵故先事收之越翼日丁卯  
再擒十有二人後先遲速悉仰成算地方庶  
綏反側震惕御史復上言曰遼兵三變臣  
不佞臣見大同失畫屠戮慘毒臣欲以計滅  
賊故請勿問臣憤恨不敢忘已計擒元惡二  
十七人殺一人取其首賴陛下神靈軍民  
帖帖餘黨已停推臣死罪死罪天子覽之  
喜詔司寇議辟詔蒙宰陟御史大僚詔司馬

論公賞詔使者還別授御史勘奏勅目至遼  
人呼曰微公吾爲大同矣定傾保大我東人  
曷以報公於是諸父老請建生祠御史不許  
請肖像俎豆之又不請爲文紀實御史又  
謝勤乃守臺下不去御史曰父老且休予方  
蒲河謁余以狀啓充受狀太息曰嗟呼事幾  
之不可失也邊兵構患始寧夏而并肅而大  
同當其時非無撫按也特以處置失宜玩兵  
激寇躡武馮損師累月費數十萬殺傷數萬  
俾唯朝廷肝食滋事者無所効力是可慨也  
已唯逾變起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請勿  
問悉解閔鑰雖予心竊疑之比寓書於予曰  
茲寧終當別圖先生幸教哉也予固謝弗肯  
也及其赫然決策不假兵革群虜就繫弭兵  
裕民萬全周悉顧管葛誰其過之孔子不云  
乎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乃知諸鎮  
之變惟夫無人焉人焉人玩而謀弗臧喪師糜財

朝世也亦宜  
禍亂若作挈此相度弘濟孰多天與之政成  
之時乘之立國正經人矣哉諸父老俎豆之



遼城望月

唐太宗

云霓月初明澄輝照遼藹狀雲光暫隱暘樹  
光如綴魄猶挂枝圖輪踞鏡彩缺臨城却影  
散帶暈重圍結駐驛  
俯尤都竹觀妖氛城

紀遼東

隋煬帝

遼東海北剪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蜂敵散  
牛馬旋師宴錦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磨  
戎衣恨不徒行萬  
里去空道五原歸

題曼陀

張三丰

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山花清致不  
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  
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  
回天上去疑從傳望借靈槎

遼東志卷之七 又六

高麗平州中和館後草亭 李晏

藤花滿地香仍在松影拂雲寒不收  
山鳥似嫌遊客到一聲啼破小亭幽

婆娑道中

元閻長言

泉源疏地脉田隴上山腰  
敗石平危徑枯柴補斷橋

過盖州紀興

馬文升 都御

烟霧初消海嶠端荒陬寒水與天連山光香  
靄飛息外秋色參差落雁前田野歡呼瞻使  
節訟庭空寂長苔錢從容事  
畢還朝日韶舞聲中觀九天

冬至寄廣寧傅同諫

劉大謨 巡按

歲盼驚流小天涯陳慨深飛灰傳淑氣殘火  
伴孤吟紫極通明漢白雲隔翠岑不才無寸

蒲柳  
欲投替

### 廣寧懷古

劉成德

衰草閑山洞青雲冷誓臺與圖連朔漠烽火  
靜塵埃水自胡沙出山從故國來戎樓鍾罷  
晚笳鼓  
遊悲哀

### 開原郊行

李承勛

歌融春色課鋤犁絕塞孤危強白支獨喜鴻  
城同復日正逢明主中興時澤消積雪鴻  
初集簾動微風燕才知忽報寸  
韓來納款人心原不隔華夷

### 考試漫成

劉訥

遼海東風散曉寒杏花光艷滿葦端欣逢土  
集開方盛怡報春歸落未殘香入布袍偏纏  
縵影隨松蓋共圍圍公餘忽  
憶當年事十里紅霞送日寬

### 幕府新遷

周叙

萬山環合趨遼左一水縈紆遠鎮東禮樂宮  
墻絃頌裏甲兵樽俎笑談中權專節鉞三千  
里身愧麒麟第一功振武崇  
文原有自百年恢復仰皇鴻

### 徐東巖程初亭劉北郭九日聯句

邊州秋爭海天寬佳節重逢作雁雪日黃  
徐飛北雁風塵流落係南冠八年九死霜前  
淚萬里孤臣塞上寒少壯從  
軍今白首茱萸愁向醉中看

客裏虛逢重九節奔波垂老海之濱世情稍  
稍秋雲蒲野色叢叢露菊新霜重尚餘黃葉  
樹尊空不見白衣人登高西  
望多鄉思眼暗幾平萬國塵

載酒登高西日落東平遙阻望鄉臺故園菊  
對我眉冷異域尊當蒲水開雲裏哀鴻高復  
下沙頭落鷺去還來淹留坐  
借中光轉客思蕭蕭物自摧

### 西岑草堂

石洲葉應驄原任郎中

三郭西行二里餘小山碧轟讀仙居洗心林  
外三溪水適意窓前萬卷書有日果還蘇武  
節無人更葺管寧廬高情慚  
張公子載遺文想故墟

### 塘鼠行

襄平張升

張網不畏狼馮婦不畏虎胡為舉世人獨畏  
乘塘鼠鼠爪豈如虎爪強鼠牙不似狼牙長  
虎在深山狼在野爾鼠何得居高堂太陽當  
空稍退避斂爾身形藏暗昧黃昏禾及暮雲

入通東卷之七

三

橫即肆奸回殊得志掉頭瞋目步如飛呼曹  
引類趨庭關厨下先食供祭肉架間復靈及  
漆木擺盆覆鉢貪饜甚東詔西軒持已蓋粉  
牆蓋壁任穿箭躡閣登臺誰復禁有時忽到  
繡小邊並頭蓮葉枝殘金針絲線不知處  
雙鴛折作孤飛鸞有持潛入書房裏萬軸牙  
籤盡蝕致埋琴錦瑟無寸弦圖畫珍藏半  
替有時侵入篋笥中吳綾蜀錦紛于蓬湘浦  
雲箋皆失素粉囊脂盃餘殘紅太倉歲積千  
鍾粟留待荒時餼飽爾心何解識天心曉  
夜侵漁未知足嗟爾嗔鼠欲何爲虎狼猶有  
束縛時一朝王母主嗔怒太縱狸奴捕捉之  
隄兒紛紛擣巢穴火焚水溺窮爾身已見畏  
懷自此紆迂耐按問充添責爾窮身已見畏  
猫爾子爾婦將馬也滅獲怒爾常切陸帶爾  
反骨燃膏胎人性何嘗殄天物爾獨于人大  
肆毒世間好惡本同  
情何處偷生改營窠

詞

蘭英碑詞

西平李貢

都御

蘭英蓋州軍成化初調廣寧操備廝役歐緄  
 兵言九年春胡虜掠小黑山報至英隨歐追  
 虜出境虜因風舉火我軍潰歐馬中箭死追  
 益急英曰主將三軍司命即歐公死如大衆  
 向乃以所乘馬擁歐馳歸英遂遇害時歐以  
 死罪故不敢為英表揚之今三十三年矣予  
 行憲至蓋州而哀之乃刻石于墓而系以詞  
 曰有明之盛兮邊守為嚴犬羊窺伺兮匪  
 日匪年乘間竊掠兮飛揚胡塵得報追逐兮  
 將卒跛行胡虜得利兮縱火用兵主將馬踏  
 兮貫矢于膺嗚呼危哉天地及覆兮星辰易  
 位山川崩沸兮雷霆為潰何此心之耿耿兮  
 指本初而不肯審此身之當死兮明章大義  
 差主將之司命兮國體係夫重輕卷織微之

遼東志卷之

主

權奪兮但何用夫微生我骨可斷兮溝壑是  
 橫我血可塗兮原野是腥獨主將之不可死  
 兮 呈鑒予之秉情固銖稱而寸度兮夫何  
 曖昧而難明將卒之兩全兮信倉皇之所難  
 以奉主兮冀縱轡而生還豈斯役之受恩兮  
 欲昂報而難彈慨羊斟之衛主兮抽宿昔之  
 恨端乃戀戀于杯羹兮竟致士于凋殘顧倉  
 卒之所處兮在恩義為兼盡人孰無死兮要  
 能處死之為正重國體于丘山兮匪私情之  
 足徇孰謂斯役之瑣瑣兮有此忠誠之至性  
 何堂堂之縉紳兮反臨危而微倖自歸骨于  
 茲山兮已三紀其有餘神飄飄而上征兮歛  
 流澄而康娛朝攬轡于扶桑兮夕弭絳于少  
 暉之壑俯求世而一息兮侔真烈以為徒嗟  
 思典之未及兮在世道為何如周崇死難兮  
 有門開以及孤漢寵死事兮紛印綬之繫纍  
 茲固觀風者之責兮對荒墳而怛悵聊樹碑

以刻詞兮慰  
之鹿于杏傲

賦

# 具瞻亭賦

劉琦

戊子之秋九月勞死魄我峯公與客登醫閣  
 之山休於盤石之上俯睨滄海仰止丹崖覽  
 東壑之形勝想重華之肇封升峰對崑四望  
 垣墉顧謂客曰美哉山司即止可以對景矣  
 又奚必涉絕然之巖巖哉乃即其處作具瞻  
 亭斤粉飾之施戒雕琢之工無積日之爨土  
 木之窮匪曰馳騁縱日實可省俗觀風故賦  
 其事爰以美之瞻舟西山之巖巖兮唐雲漢  
 之蒼蒼堆煙嵐之疊翠兮博盤錯於淳龐列  
 諸峯之羅立兮如劍戟之森豎崔嵬萬仞環  
 抱六重勢同神架秀壓居庸中牙然之突出  
 兮作西土之梵宮則罪罪之煙霄兮若鶴飛

遊東志卷之七

五

之崆峒吟哀壑之呼號兮響幽洞之石淙北  
 瞻沙漠南望蓬瀛孤竹西臨鴈綠東縈俯三  
 韓兮跨長城控九夷兮拱神京帶遼水兮激  
 澄基至夫封丘白雲拈棗虹螺並秦嶽列峯  
 栽基托鑿間苦偉地理星分箕尾兮煥天地  
 鄰仙人之洞兮踐曠草之香薰通聖兮煥地  
 兮躬總波之纒級俯呂公之嵩兮襲曠草之  
 芳芬聯東丹之墓兮餘萬卷之典墳若其鳧  
 鷺振鷺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閣倒喬松懸瀑布面長空西風急而暮山紫  
 北鴻盡而山葉紅良辰不再勝繁難逢攀覽  
 巖之危石若騫空之飛鴻迴川潭於眇昧覺  
 宇宙之無窮爾乃訪風於前川兮羨花柳之  
 洲注憶魯南之沂水兮乘舞雲之風咏鳳凰  
 翔翔兮鳴鶴潛藏羆魅遠迤兮野雀駢食  
 豹斂迹警服犬羊善韓范之旨撫雷慶樂之  
 後光威聲宣於沙漠惠澤洽於窮遠  
 將表儀於廊廟豈日茲山之具瞻

薛子曰夫文也者所以徵事實昭謀猷陳  
風雅論世博物者或有稽焉非以其文而  
已遠之文其可以類附者既附之矣而復  
錄此者備厥稽也是故仰 聖謨綜群言  
蒐輯古今諸爲遼事而發者錄惟遼人文  
之盛靡可殫究諸不惟遼事而發者不錄  
故曰備厥稽也非以其文而已也

遼東志卷之八

雜志



以見勤兵略遠得失之大槩也

北有東胡山城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胡當是時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秦

胡收河南地以陰山為塞築四十萬之眾北擊

河徙謫戎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

沿邊塹山埋谷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

初大啓九國分鴈門迤東以燕代臨海為

遼陽置遼東二十九縣燕人衛滿嘗屬真

番朝鮮置吏築障塞秦漢時屬遼東外徼孝

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外傳

至其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

年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

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

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  
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散走將軍揚僕失  
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收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泖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遣兩將  
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  
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  
請服降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  
眾萬餘持兵方渡泖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將軍破泖水復上軍  
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泖水復上軍  
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使船亦往會居城南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秦

辛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因奪亡卒卒昔恐將心愆其圖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未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問欲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意樓船前有失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德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朝會具以素所意言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令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

八遼東志卷之八

報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入韓陰尼谿獨左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欲降樓船今執獨左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入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咸人已及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定朝路人及之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真番

遼東志卷之八

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郡元鳳五年發惡少年吏亡者也遼東次年築遼東玄菟城

宣帝承昭之治垂及元成哀平蠻夷均附邊境寧謐迨至王莽遼西之地寔為烏桓

所據遼東境圍日蹙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于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

明帝以後二虜據有遼西畔服不常永平元年遼東太守祭彤使偏河討烏桓大破

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警西自武城東盡玄菟皆來內附悉罷騭兵屯兵至

順帝時或降或叛郡兵雖屢破之而寇盜不止

桓靈之世烏桓鮮卑滋盛浸越遼東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威服諸夷推為大

人立庭於彈汗山夫高林北三百餘里東却夾餘西擊烏孫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

里烏桓滋盛其大人居遼西稱王者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居遼東稱王者蘇僕延有衆

千餘落

大皇帝初平元年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中遼

郡各置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一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輅設旌頭羽

騎建安九年曹操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

是歲卒子康襲行郡事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魏以淵為遼東

太守初淵數與吳通魏主廩使汝南太守田豫入海道幽州刺史王椎自陸道討淵不克

遂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椎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東

海授淵封為王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送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淵又數

對魏賓客出惡言魏主廩使毋丘儉為幽州刺史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不至遂

發兵逼儉於遼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

後主延熙元年魏主廩遣司馬懿率諸軍討之軍至遼東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

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懿潛濟

遼水出其北自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通戰懿擊破之遂

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通戰懿擊破之遂

遼東志卷之

三

圍襄平秋大霖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  
軍恐欲移營懿不聽斬都督令史於是賊恃  
水樵故自若兩霄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楮  
檣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兩淵窘急禪盡使  
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  
命斬之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  
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  
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  
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將數百騎  
突圍走懿擊斬之先是八月丙寅有大流星  
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東南端父子  
被誅適於其所懿兵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  
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  
菴四郡皆平初淵家有惟犬冠積絳衣上屋  
坎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圓各  
數又有頭自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  
不成有體無聲其國城亡至淵三世凡五十  
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

遼東志卷之六

四

年而亡初鮮卑莫賀跋始自塞外入番遼西  
赫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遼東之北  
世附中國從征有功拜大單于涉歸卒弟剛  
立為其下所放迎涉歸之子廆立每歲寇畧  
遼西後廆降以  
為鮮卑都督

惠帝

元康初擊素喜木凡  
都東夷歸廆者甚衆

愍帝

世平州刺史崔毖陰說宇文弋攻廆  
廆大敗宇文俾其衆獲王璽三紐表獻

之志懼奔高麗遂令子仁鎮遼東官府市里  
妥堵如故以廆為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  
詔聽廆承制除官廆備置僚屬立子統為世  
子徙子翰鎮遼東仁鎮平郭廆卒統嗣位忌  
翰及仁於是翰奔段氏仁據平郭統  
遣兵討之大敗仁盡有遼東之地  
咸康三年獻討其弟仁擒殺之復有遼  
東以恪為度遼將軍鎮平郭屢破高麗

成帝

魏白柳城遷都龍城自將精兵伐高麗大敗  
其衆乘勝入凡都破其城而還又虜虜七餘  
王玄以歸魏卒子雋立遂稱帝使慕容  
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雋卒其子暉立

**晉**

未入下符秦未  
幾復爲慕容

帝奕

太后和四年慕容垂功名日盛太傅評與  
太后可足渾氏並惡忌之謀欲誅垂垂

與其子令  
寶等奔

**秦** 秦王堅

陰有圖慕容氏之志憚垂不發  
聞垂至大喜以爲冠軍將軍遣王

猛督諸軍代之慕容評逆戰大敗堅遂  
入鄴執暉以歸遼東之地悉入于秦

孝武

太元八年垂因符堅淝水之敗乘釁背  
聖與其子農寶等舉兵與復盡有故地

仍燕舊號其復將將軍餘巖叛據令支高麗  
因襲取遼東二郡慕容農討斬餘巖進攻高

遼東志卷之六

五

麗復取之以農爲幽州牧守龍城以鎮之十  
一年垂稱帝卒歷寶盛熙三世慕容弒相仍國

內紛亂高麗遂據有其地盛雖嘗攻拔新城  
南蘇拓境七百餘里終熙之世遼東莫能克

**魏**

永和九年拓拔珪既破慕容弘徙遼東樂  
浪女莞帶方郡民萬人于幽州慕容崇亦

以遼西降魏魏以崇爲遼西王弘遂稱藩于  
魏高麗亦遣使入貢自此遼東悉歸于魏後

魏復攻于白狼城弘遂焚宮殿奔高麗高麗  
王璉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是後高麗始大

**隋文帝**

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間陳仁大懼  
洽兵積谷爲拒守計帝賜璽書責之

會湯病卒子元嗣始拜遼東王十八年元即  
鞞靺鞨餘人寇遼西帝使漢王諒王世積將

水陸三十萬伐之九月諒軍出臨渝關值水  
潦靺鞨不繼軍中飢疫總管周羅候白東萊

泛海趣平壤城遭風解多漂沒九月  
月師還元亦遣使謝罪於是罷兵

煬帝

太業六年徵元不至七年自將伐之造船五百艘戎車五萬乘八年正月分左

十二軍出鏤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粘蟬音提襄平等道驅蹕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

一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軍進遼水高麗阻水拒守帝命造浮橋而進與高麗大戰高麗

嬰城固守帝幸遼東城南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堅守不下將軍來謹兒帥江泝水軍船艦

數百里浮海先進入涇水遇高麗兵大破之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軍偽敗謹兒逐

之入城縱兵拏掠伏發大敗而還將軍宇文述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水西宇文述

追高麗將乙支文德濟薩水因山為營述見士卒疲敝又平壤險固難以卒拔遂還至薩

水軍半渡高麗從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謹軍皆潰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來護兒引軍還

衛文昇軍獨全初九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

遼東志卷之六

人還至遼東餘二千七百人賁械蕩盡渡於遼水西按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

而巳九月帝還東都九年三月復自將伐高麗四月渡遼水道進至新城高麗數萬拒戰

王仁恭出夫餘道進至新城高麗帝命諸將攻遼仁恭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

東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高麗應變拒守三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眾

城久不下會揚玄感反書至引軍還



高祖

以隋末戰多歿於高麗賜建武書使悉送還前後萬數并索高麗人在中

國者遣歸其國武德七年二月封建武為遼東王

太宗

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建武立王弟子藏為王十七年遣使持

節冊藏為遼東郡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以張亮為平壤

大總管率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汎海趨平  
壤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統管率步騎六萬及  
蘭河畔胡起遼東十九年營州都督張儉將  
胡兵為前鋒往渡遼水趣建安城破高麗兵  
斬首數級世勣拔蓋牟城為蓋州五月張  
亮帥州師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  
西門可上副總管王大度先登拔之勣進至  
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救之遼東副總管  
江夏王道中四千騎逆擊世勣引兵助之高  
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洿淖二百里布土作橋  
既渡撤之上至遼東城下時世勣攻城已下  
二日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縱火登  
城克之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破降之  
收為巖州上至安市城攻之高麗釋薩由  
巖糖延壽惠真為薩高者帥兵十五萬救交  
市上命世勣將步騎五千陳於西嶺無忌將  
精兵萬餘自山谷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  
部騎四千所向無前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

遼東志卷之六

請降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更名所  
幸山曰駐驛山七月張亮軍過建安城破高  
麗城上攻安市城不下道宗督眾築上山以  
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交戰百七十合  
衝車砲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  
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二百五十萬山顏  
聖城崩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壘而守  
之攻二日不克上以遼左早寒土馬難久留  
食將盡勅班師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蒙  
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帝還京師蓋蒙  
年復伐高麗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  
進拔石城世勣破高麗兵焚羅郭而還  
高宗克高麗百濟悉以其地置州縣分建都  
督府仍立都護府統之永徽六年二月  
高麗與百濟鞞鞞連兵侵新羅取三城新羅  
王遣使求援上遣程名振蘇定方發兵十萬  
伐之定方引軍自戊小濟海趣其都大破之  
百濟王義慈降百濟城旬五日都分統二十七

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顯慶五年詔以其地  
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卽將劉仁願鎮百濟府  
城龍朔元年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及  
諸胡兵凡三千軍小陸並進蘇定方破高麗  
於浪江圍平壤城蓋蘇文遣子男生以精兵  
數萬守鴨綠江契苾何力至遼水大合乘兵  
進攻高麗大潰斬首三萬餘級衆悉降二年  
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初熊津都督王  
文度率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  
王子豐立又引兵圍仁願詔以仁軌爲帶方  
州刺史將文度之衆發新兵以救仁願仁軌  
轉鬪而前所向皆下新羅糧盡引還福信招  
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與仁願合軍休息士  
卒乘百濟無備率衆破之拔其數城福信專  
權與百濟王豐侵相猜忌豐發福信遣使至  
高麗倭國乞師拒唐兵三年九月熊津總管  
孫仁師攻百濟拔之初劉仁願仁軌旣克真  
峴城詔仁師將兵浮海助之軍勢大振諸將

遼東志卷之八

以加抹城水陸之衝於是水陸並進遇倭兵  
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子忠  
勝等率衆降百濟盡平唯任有城不下百濟  
人黑齒常之沙此相如各率衆降仁軌使各  
將領衆給糧仗分兵隨之拔任存城詔仁願  
還京留仁軌戍散骨籍戶口理貯賦署官長  
通橋道補隄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頌  
正朔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儲糧餉訓士卒  
以圖高麗麟德元年十月遣仁願將兵渡海  
以代戍熊津舊鎮之兵救仁軌還仁軌上表  
陳便宜自請留鎮從之以夫餘隆爲熊津都  
尉使招集其餘衆乾封元年遣金吾衛將軍  
龐同善將兵伐高麗大破高麗兵以李世勣  
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按新城遂引兵進擊  
一十六城皆下龐同善高倜尚在新城泉男  
建遣兵襲其營薛仁貴擊破之男建移兵據  
鴨綠唐兵不得渡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幾  
成列高麗奄至處俊替簡精銳擊敗之總章

元年九月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乘勝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夫餘城夫餘城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勳爭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泉男產詰勳率男建猶開門拒守勳縱兵登城禽男建高麗悉平十二日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管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二年四月東徙高麗三萬八千二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貧弱者守安東上元元年正月以劉仁軌爲鷄林道大總管討新羅王法敏旣納高麗畔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官爵立其弟仁聞在京者爲王使歸國二年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引仁還詔以總管李行謹行屯新羅之買蕭城以經略

之復法敏官爵仁聞改封臨海郡公儀鳳一年二月以高藏爲朝鮮王謹歸遼東安輯高麗先在諸州者遣與俱歸夫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安集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歲至遼東謀畔召還徙功州而死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夫餘氏遂亡開元初封爲勃海國天寶以後區夏凋弊邊夷不庭靺鞨遂專茲土初高麗旣亡其別種大柞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破柞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歸之地六二十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附于突厥

**中宗**  
時遣子入侍至是封爲渤海郡王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以其國爲州置長吏大柞榮之子武藝聞之疑黑水與唐通謀收已遣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不從棄衆奔唐後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上遣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死子欽

戊立天寶未欽茂徙  
上京置舊國三百里

代宗

寶應初詔以渤海為國  
也有五京六十二州

契丹

愈大於是併渤海  
盡有遼東改東平郡

祭

貞明二年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  
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右置百官改

元神冊由是威服諸國五年阿保機入遼東  
城改遼陽為東平郡以漢民渤海戶實之

唐

莊宗 同光四年改渤海拔夫餘城更名曰  
東丹國以長子突欲鎮之阿保機死

于夫餘城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捨突欲而立  
之突欲遂越海奔唐於南京立中臺省尋踞

大遼改南京為東京

明宗

天成三年德光以遼陽為南京命耶律  
羽之遷東丹民以實之長興一年立中

臺省於遼陽

晉

天福二年契  
丹改號大

遼

官制皆倣中國參以華人三年以遼陽為  
東京初契丹以臨潢為上京幽州為南京

遼陽為東京契丹之制有宮衛謂之幹魯朶  
出有行營謂之捺撥分鎮邊圍謂之部族有

事則攻戰間暇則田獵十二年耶律德光死  
于殺胡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晉

謂之帝犯突欲之子求康王兀欲立述律  
后於不葉山阿保機墓先是渤海王為契丹

所虜時高麗在契丹東其王建擊破新羅百  
濟東夷諸國皆附屬之其國眾頗強盛通使

于晉欲圖契丹建死子武立契丹主為述  
乾所弑諸部奉述律討殺之而立述律

宋

真宗 景德四年契丹城遼西為中京大定  
府即秦遼西郡漢之新安縣漢末步

遼東志卷天

奚君之地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固契丹主嘗過七金山望有雲氣之異因議都焉遼始衰亂而金勢復張

### 仁宗

天聖間東京舍利闌詳穩大延琳因民怨為變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等僭號興遼攻元天慶據遼陽以叛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謁契丹主於黑

嶺告變契丹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孝穆拔東京執大延琳以歸

### 徽宗

之世阿骨打舉兵叛遼西攻陷混同江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兵並進獨流河一

路兵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直悉虜遼東界熟女直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又大敗於混同江奔還金主阿骨打於是更名旻國號大

### 金

時契丹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被盜刺殺戶部使大公昂聞亂即攝留守

遼東志卷之六 十一

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討賊盡斬其衆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甌

口見遼政日衰金兵力強誘渤海并戍卒入遼主遣人招之不從貴德州耶律余覲以廣州為渤海附于永昌遼遣韓家奴張珩討之

永昌使撻也不初合求援于金金主使胡沙補責永昌以僭號擅據東京且曰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韓魯古帥諸軍敗

之遂取瀋州而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拒金遇於瀋水金師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與

金戰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恩勝怒山哥執永昌妻子以城降撻也不初合亦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於金遂置猛安謀克以幹魯古為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金制猛安謀克猶華言千百戶也後遼主自陰涼河

募乾顯宜錦四州民爲兵有乾軍顯軍前宜後宜前錦後錦之別俱號怨軍又曰常勝軍以報怨女直又以乾顯大營巖州營七萬八千餘人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以領之屯衛州蒺藜山以晉王淳會四路六馬防秋淳致書幹魯古欲議和於金主金不從金幹論等乘夜至顯州襲破郭藥師幹魯古遂與晉王淳戰于蒺藜山淳敗走幹魯古追至阿里真陵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於金遼主走山西平州軍亂興軍節度使張毅撫安州事會與中歸德府人馬千匹留守州遂領州事會與中歸德府及宜錦乾顯成川豪懿來濕遷潤等州降于金毅以平州歸宋敗金將閻母于兔耳山金使幹離不代閻母會宋犒毅平州設筵歸未離不貞知之來其無備襲破平州設筵歸未是年遼主天祚自陰夾山奔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踰年

遼東志卷六

土

卒遼國遂亡金初契丹鑄鐵鳳以鎮遼州號鐵鳳城取其不朽之義阿骨打稱帝謂鐵鳳剛固終於發壞惟金經久不變剛固勝鐵又女直本完顏氏始居按出虎水於是國號大金以取勝遼之義又云其地產金按出虎字義猶華言謂金也會寧在海右金之舊土稱爲內地按出虎水發源於此故以金名國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爲北京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悉仍遼舊



太祖

七年克金東京十年降興中又取中州木華黎克廣寧府十二年契丹六

哥據高麗江東城遣哈真割刺率師平之高麗撤遂降至

太宗

世高麗殺使者命將兵致討取四十餘城遣其弟懷安請降置京府縣七十二

設官守之未幾復叛斃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初遼陽旣平故遼陽賈寧開原東寧東京

大寧六路建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於懿州總  
統諸路大寧路統縣六州十一遼寧路統縣  
三州五廣寧路統縣四東京路統縣二以上  
四路係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按屬開原  
路統府一屬縣七東寧路統府州三  
十以上三路遼東道宣尉司所屬至

**成宗**

大德間別置安撫審州州總管刑三仍  
置鎮東行中書省以統羈縻高麗瀋州  
梁管有新羅國軍民安撫司合蘭府水達田  
北安撫繫管新城遠城哥勿建安南蘇木底  
蓋牟大牟大那滄若磨朱積利梨山建津安  
市十四州時高麗降散諸軍鎮皆無城池各  
以其酋  
長主之

**世祖**

時以嗣國王條輦鎮遼陽等處行中書  
省以統遼寧人多不便帝亦以遼寧諸  
王國皆分地所在命廉希憲代條輦行省事  
希憲正名分扶貧弱諸王國皆莫不敬憚至

遼寧志卷之八

三

元末諸王乃顏叛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  
搭出從王子愛牙合兵出瀋州討平之

**文宗**

時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及平章禿滿迭  
兒應之自遼東舉兵入遷殺掠民吏進  
抵京師燕帖木兒引兵擊敗之禿滿迭兒逃  
還遼東高麗撤自徙居江華島叛服不常命  
將討之至中統初撤死其子供以入覲留

京師久不遣世祖用廉希憲之謀立供為王  
以兵衛送內國赦其境內歸所得民及其逃  
戶元季兵寇殘破居民散亡遼陽州郡鞠為

榛莽生靈之所存者如在焚溺至正十一年  
妖賊淮安陳祐自登州渡海陷金州樞密同

知府老姑以兵擊走之復渡海還山東十九年  
賊將關先生破頭瀋董太歲沙劉兒引兵自

開平全寧陷大寧懿州路并海蓋復全四州  
交遼陽路所過殺掠逃竄殆盡二十年陷上

京會寧府二十三年高麗人謀殺關先生破  
頭瀋逃還渾源鎮先是高家奴團結鄉民結

兼於老鴉山至是以其衆襲破頭滿擒送京師以高家奴爲遼陽行中書省平章事事徵入朝授翰林承旨以洪保保代之

太祖

龍飛剪除群雄掃清六合大兵方下幽冀

丞相也先不花駐兵開原洪保保據遼陽王哈刺不花團結民兵於復州劉益亦以兵心

得利羸城高家奴聚互相頂山各置部衆多至萬餘人少不下數千互相雉長無所統屬於

是也先不花與高家奴納哈出劉益等合兵趨遼陽洪保保拒而不納諸軍攻破之虜掠

男女畜產城爲一空也先不花等遂執洪保保以歸既而釋之洪武三年春高麗王顥由海道遣使稱藩脩貢秋朝廷命斷事黃倩

賁詔宣諭遼陽等處官民是年冬元平章劉益等奉表來歸洪武辛亥大都督府斷事

吳立承詔賫幣至遼東賞賚新附官民以

遼東志卷之六

古

劉益爲遼東衛指揮同知初洪保保既得釋復收所部兵駐得利羸城至是以爵賞不遠

怨益賁已遂謀殺益而奔開原益軍驚亂其部下前元侍郎房昂右丞張良佐誅討洪保

保不獲悉捕其黨馬彥輝等斬之衆遂定時吳立在金州於是昂房昂張良佐爲指揮既而

命馬雲葉旺爲龍虎將軍定遼都衛指揮使領兵由登萊海道而進欵附書者相繼檄招高

家奴不從進軍平頂山攻破高家奴於老鴉山寨走之未幾來降壬子復設遼陽府州縣

以千戶徐便統署府事安集人民柔來綏附衆咸得所已而罷州縣籍所集民爲兵也速

也先不花衆各潰散時納哈出竄伏金山窺伺邊囂嘗寇蓋州城都指揮葉旺設伏於青

石山大敗其衆納哈出夜遁僅以身免丁卯大軍征之直抵金山破其巢窺納哈出勢殫

方屈而降遂併其部答送京師邊境悉寧

先是設都司於遼東城歷建諸衙門治所初  
大軍衣糧之資仰給朝廷衣賞則令山東  
州縣歲運布鈔綿花量給由直隸太倉海運  
至牛家莊諸支動計數千艘供費浩繁冒涉  
險阻始制屯田法率以十三分屯田七分戍  
邏旣而損戍邏益屯田至永樂間減戍卒而  
增屯夫數至十有其八力穡者眾歲有羨餘  
數千里內阡陌相連屯堡相望自是罷海運  
所在建立學校以訓子弟設安樂自在二州  
以撫夷人設行太僕寺苑馬寺監苑以理馬  
政開馬市以羈縻遠人置奴兒干都司達達  
等夷衛所官旗酋長俾統其屬與夫郵驛遞  
運庫務倉場烽堠坊井道踏管舍之制無不  
詳悉乃命監察御史歲相巡歷復遣御史  
牛放順口城察奸偽命總兵官節制諸路  
兵馬復設備禦等官防守各城其諸司因裁  
之革

祥異

**漢**建元六年春遼東高廟災董仲舒曰高廟  
不當居遼東於

禮亦不當立其  
見災也故宜

元封中星孛河戎占曰北成爲胡門其後漢  
兵擊拔朝鮮以爲樂浪文

苑郡朝鮮在北  
方胡之城也

元鳳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  
胡人死邊城

尤和六年正月  
築遼東玄苑城

景初間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  
山北墜襄平城

東南壬午公孫淵衆潰其子脩斬於流星所  
墜處○公孫淵據遼東時家有怪犬冠幘絳

衣上屋炊有小兒若死甕中裏平北市生肉  
長圓各數尺有眼曰口喙無手足而動樞占  
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後淵父  
子黑被司馬懿誅之遂滅其國

**貞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星合於東井**占

為兵謀十九年六月丙辰太宗征高麗次安  
市城太曰辰星合于東井史記曰太白為主  
辰星為客為蠻夷出  
相從而兵在野為戰

**天寶九年八月五星聚於尾箕熒惑先至而**

**又先去**尾其熱分也占曰有  
德則變無德則殃

**天會三年錦州野蚕成繭**

**九月廣寧府進嘉禾**

遼東志卷六

**天德六年六月壬戌大風**壞承天門鵠尾是  
歲世宗居貞懿皇

右憂在遼陽方竊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  
于室上夜又有大星流入其邸八月復有雲  
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  
府聞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靄神鬼  
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  
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侵

**元至治三年十二月遼陽瑞州大水**壞民田  
五千五

百頃廬舍八百九十  
所溺死百五十人

**天順元年春開原蓮花生**城南門外池中  
忽生莖七日開

黃花一朵如盤  
大鮮研可變

**三月五日戊寅無雲而晦西南風聲如雷**屋

昔飛揚沙掩木行者什地而關火起延燒居民房室及東北王廟松榆數百殆盡視廟貌或異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開原火化為鴉人墜城中鴉化鴉百餘浴城旋遶次日災人畜死者甚衆

十七年夏開原五色雲見

正德元年春三月開原大風屋瓦皆飛晝晦如夜

秋七月遼陽大水平地深丈餘

嘉靖二年夏四月大風連日不止斬損禾苗大半

已卯至壬午大雨河水泛漲衝沒田禾金州等衛男女漂溺者共一百

西十名口牛馬等畜四百五十有餘傾倒民舍城垣公館數多是歲免田租之半

四年春正月一日黃霧四塞

夏五月遼陽地震者三

秋七月錦州雨雹翁物如龍拽去二小坐房舍廟宇三百餘間絕滅林

木無

冬遼陽金復州大雪深丈餘人畜凍死

六年春開原空中有火大如車輪

二月壬午客星入目

四月辛酉天鼓鳴

丙寅兩五龍見于北

辛未夜天鼓鳴星如晝

八年春二月長勇堡災

男女死者七百餘生畜無算

六月河西蝗飛蔽天害禾稼

七月蝻生

年地深數尺

九年夏五月河西大雨雹

傷人畜甚衆禾盡損

秋七月大水

平地深三尺

十二年河西大旱蝗飛蔽天

十四年大雨連月

自四月至六月不止河水泛漲平地深丈餘禾盡沒

是歲大饑

十五年秋七月大風雨雹

折樹禾大半

十六年夏大水

開原寧遠等處壞廬舍人畜溺死禾稼涂沒是歲饑

薛子曰按春秋祥瑞不書日食大水隕石

鷓飛雨雹冰雪蝨螟之類則書史氏並紀

六祥異志做史而為之者也傳曰和氣致祥

八乖氣致異言人之感乎天也又曰祥多者

幸其國昌異衆者其國亡言天之先乎人也

丙夫天人之際微矣災異之說漢人感矣然

以漢事考之歲比告災無損孝文之恭儉  
上祥瑞者相繼無補孝武之虛耗善乎公  
孫僑曰天道遠人道邇君子亦求諸邇而  
已遼志遠邇漢前紀異爲多不暇究已比  
歲災傷而今年水患尤甚

天子嘉惠邊氓數議寬恤而蓋政者莫之省愆  
怨咨邪氣奸乎其間欲其稱德意綏困窮  
難矣

遼東志卷之九

外志

外郡

遼西

以在遼水之西故曰遼西上谷漁陽大寧廣寧古遼西地

朝鮮

昔武王封殷太師箕子於其地箕子教以禮義田蚕不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亦借稱王燕時

嘗略屬焉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與為其遠難守後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為界武帝元封

中定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都平壤城迨至我

朝入貢尤謹恪為諸國最

遼東志卷之九

九夷

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千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

衣錦罽用豉豆所謂中國失理求之四夷者也今不可考此正孔子之所欲居者

馬韓

韓種有三馬韓最大在西有五十國其地與樂浪南接俗知田蚕作綿布

出大粟如梨有鷄其尾長五尺色落雜居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塚開戶向土不知跪拜無

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瓊珠以綴衣或飾髮垂耳科頭露紉布

袍草屨性勇悍善用弓楛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群聚歌

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諸國邑各立一人至祭天神踰為天君又置別邑名曰

蘇塗其義似西域浮屠也晉大康中頻遣使入貢方物大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

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辰韓

在馬韓之東十有二國其北與穢貊接秦之占人避後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

立城柵言語類秦人或謂之為秦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襲辰韓不得自立明

其流移之人故也地宜五穀饒蠶桑善作緣布服牛乘馬其風俗頗類馬韓兵器亦與之

同幼生子便以石扣其頭使匾故辰韓人昔匾頭男女近倭亦文身喜舞善彈瑟形似筑

武帝大康中三來朝貢

弁韓

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風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

竈皆在戶西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縹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

挹婁

周時皆貢楛矢石砮後雖秦漢之盛不能致也國在不咸山北在夫餘東北千里濱大海南與沃沮接北不知其所極地多

山有五穀牛馬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主之上氣極寒為穴居以深

為貴大家接至九梯冬以豕膏塗身以禦寒夏則裸以尺布蔽前後其人臭穢園厠而居

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溫無鹽燒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俗皆編髮

將嫁娶男以毛羽挿女頸然後致聘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即日野葬作小壙殺

豬積其上為死者之糧性凶悍父母死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雖

野處而不相犯晉初詣江左貢其石砮詢其故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臥者

三年矣知不夫國所在故來焉

勿吉

在高麗北曰棘鞞邑落各有長不相總一人勤悍常輕立莫婁等國諸國

亦患之去洛陽五十里

肅慎氏

東夷疆國有熊羆豹狼不害人地卑濕築土如堤壘穴以居開口向上以

得出入其國無牛羊有馬豬車則步推土多粟麥稌萊有葵鹽生於水上通米為酒飲之  
有醉婚嫁婦人振布裙男子衣豬皮裘頭挿虎豹尾俗以弱號手面魏延頭中遣乙力支朝獻馬五百匹  
後累代入貢

倭在東南大海中自漢始通中國循海行歷朝解午南午東渡三海歷七國然後至其

國去樂浪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過去遼東甚遠去閩浙甚邇物通中國實自遼東而來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土宜禾稻麻蚕桑出白珠青玉山有丹土冬夏生萊無牛馬虎豹兵有矛楯弓矢男黥面文身以文左右大小為尊卑差文被髮屈跣衣如被貫頭而著以丹朱扮身有城柵屋室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蓬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為敬性嗜酒多壽考百歲者甚衆國多女大人皆有四五妻女不淫不

遼東志卷之元 三

石少盜訟犯法者沒妻子重者滅其族宋元祐中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菜蒂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唐貞觀初遣使入朝永徽初貢琥珀瑪瑙國朝永樂中金山衛倭寇竊發總兵劉江伏兵望海竭燒絕其源即自是倭寇遂絕不為患

歲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元朔中呼朝鮮

率眾詣遼東內屬帝以其地為蒼海郡其人性謹及少蓄慾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為飾俗重山川各有部分同姓不婚病死即棄舊宅更新居種麻養蠶曉星候先知歲豐約常十月祭天名曰舞天又祭虎以為神樂浪檀方出其地魏正始中衆邑降詣樂浪帶方

二郡朝謁有軍征  
賦調如中華焉

女真世居混同江長白山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右肅西界渤海東北降五國其

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合女真其水拘之色  
敏黑目為混同江俗勇悍善射能為鹿鳴以  
呼群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  
能辨其父母以狻皮為屋地多良馬常至中  
國貿易有海東青能擒天鷲阿保機慮為患  
遷女真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南謂之合蘇館  
之北寧江之東為生女真又有黃頭女真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  
魏太武時歲貢名馬群狝皆交市於和  
龍密雲間唐貞觀初契丹率其部內屬契姓  
李天寶中賜丹書鐵券以宗女妻之後有大  
賀氏分為八部其部阿保機唐莊宗時自號  
天皇王以所居地名為姓曰世里譯者謂之  
耶律居上京起西樓又於東千里起東樓北  
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  
四樓之間以幽州  
為燕京國號大遼

遼東卷之四

室韋

有五部後魏末通焉在北魏室韋南室韋

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平濕山多草木饒禽  
獸多蛟蚘人皆巢居以避其患乘牛車渡水  
東新為棧或以皮為舟馬則織草為韉結繩  
為轡屈木為室以蓬蔕覆上移則載行以豬  
皮為席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  
牛婚嫁昏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  
再嫁以為死妻難共居部落共為大柵人死  
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  
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  
北室韋分為九部落

地豆于

在室韋四千餘里多羊出名馬無

貢至太和中

貢使不絕

庫莫奚

鮮卑別種為慕容晃所破窟松莫問  
俗甚不審善射獵好處抄魏道武親

討至弱水南大破之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  
震懼後稍強分五部唐開元中奚首入朝封  
公主以妻之八年弟魯蘇立奚衆附突厥魯  
蘇不能制奔榆關趙含章討平之明年酋李  
詩部落來降以其地爲歸義州授其酋都督  
元和中入朝拜歸誠郡主賜姓李氏陰結回  
鶻室韋犯西城振武太和復寇邊盧龍李  
載義破之地多黑羊馬善走登山逐獸上下  
如飛契丹阿保機疆盛奚人苦其苛虐奚王  
以別部西徙瀾州依北山射獵採麝香人參  
分爲東西奚東  
奚在琵琶川

### 徒河段

日陸眷出遼西被賣漁陽烏桓庫辱  
爲奴諸大人集會皆持唾壺唯庫辱

唾日陸眷口中遂含出咽之西向拜天曰願  
使主君智祿盡入我腹中後漁陽飢庫辱使  
日陸眷將衆詣遼西逐食遂招亡叛以至強  
盛日陸眷死姪務勿塵有遼西地晉封爲遼

西公假大  
單于印綬

### 慕容氏

東胡之後別部鮮卑魏初有莫護跋  
率諸部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

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建國棘城北至孫涉歸  
魏封爲鮮卑單于遷居遼東後嗣至孰雄毅  
多權略自  
稱燕王

### 定安

本馬韓種爲契丹所破其帥糾餘衆保  
西鄙自稱定安國宋太平興國中會女

真遣使朝貢路由本國乃託其使附表上云  
臣本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  
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漸漬無外之澤項歲  
契丹強暴攻破城寨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  
避地以迄于今  
雖夷辭順故錄

### 驅度寐

在室韋比居士窟中人甚輕捷一  
跳三文能立浮回浮與陸走不異

遼東志卷五 五

鮮卑

東胡之支也推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懸頭以季春

角端牛以角為弓謂之角端弓有狍羆子皮

毛柔輒天下以為名裘漢初為昌頓所破遠

氣遠東塞外與烏桓接未通中國至後漢建

武之後鮮卑有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

大人乃立庭於彈汗山獸仇水去高柳三百

餘里兵馬甚盛數為漢患石槐死其後衰微

能所滅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不貪財物取推為大人部落近塞青龍元年魏

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

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於遼西右北

平漢陽塞外其後諸子爭立衆離

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匈奴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其有勇健能決訟者推

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可

臣為一部其性慈則殺父兄而不害其母以

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漢元封中遣

霍去病擊破匈奴空地因徙烏桓為上谷漁

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伺察匈奴至

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

稱王遠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

平鳥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漢魯王並勇健而

多計策漢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立有

武畧總攝三王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

遼東卷之六

鮮卑 東胡之支也推鮮卑中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鳥桓同唯婚姻先覺頭以季春

角端牛以角為弓謂之角端弓有豹韃子皮毛柔較天下以為名裘漢初為冒頓所破遠

氣遼東塞外與鳥桓接未通中國至後漢建武中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

破之後鮮卑有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去高柳三百

餘里兵馬甚盛數為漢患石槐死其後衰微能所滅

軻比 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不貪財物

軻比 有眾推為大人部落近塞青龍元年魏

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

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存遼西右北

平漢陽塞外其後諸子爭立眾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烏桓 本東胡也漢初匈奴滅其國餘類保烏

桓 桓山因以為號其有勇健能決訟者推

為大人無代業相繼殺落各有小帥妻百可

臣為一部其性慈則殺父兄而不害其母以

母有族類父兄無相離報故也漢元封中遣

霍去病擊破匈奴互也因徙烏桓為上谷瀋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何察匈奴至

靈帝 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

稱王遼東餘眾三 峭王右北

靈帝不必大才提頭要行昭寫下去

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與前將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單于印綬建安中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

夫餘

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

本穢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降其懷因有娠後遂生男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玉忌其猛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淪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為城有官室倉庫牢獄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如其邑落皆屬諸加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䟽占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男女淫皆殺之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擗無棺殺之復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時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求初中夫餘王始將步騎冠樂浪求康中復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或擊破之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夫餘王更屬遼東晉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

遼東志卷之九

七

高句麗

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

有孕生一卵大如升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善射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謀殺之蒙乃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梁追者甚衆蒙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至如何於是魚鱉為之成橋蒙得渡魚鱉遂解蒙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其地在遼之東千里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漢建武中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使屬玄菟東晉以後其王所居平壤城文帝使拜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餘詳見長編

新羅

其先本辰韓種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東濱大海民無氏有名食用柳杯若銅

瓦元日相慶拜日月男子褐袴婦長襦見人以手据地為恭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以珠

綵飾之男剪髮戴黑巾市皆婦女皆販畜  
年少驢羸多馬不善行唐武德四年王真干  
遣使入朝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新羅二  
高宗永徽元年遣子入朝真德織錦為項後  
累入貢  
中國

**豆莫婁** 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夫餘也室婁之  
東至海二千餘里其人長大性強勇

不寇抄好淫衣製類高麗而  
帽大大狹習俗與夫餘同

**沃沮** 在高句麗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  
北狹西南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

接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同耆老言  
國人掌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得一食上  
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  
海又得一破船隨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  
復有面生與語不相通不食而  
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遼東志卷之八

**百濟** 馬韓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初以百家  
濟因號百濟晉時畧有遼西晉平其國

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拒高  
麗西限大海海中有三島出黃漆樹似棕樹  
而大六月取汁漆物器若黃金自晉代受蕃  
魯宋齊並遣使朝貢授官武后時為新羅劫

海靺鞨所分  
百濟遂絕

**渤海** 本粟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南北皆新  
羅東窮海西初為渤海郡唐實應初為

渤海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去長安八  
千里後唐時遣使貢方物周顯德中渤海烏  
思羅等歸化後隔絕不通宋太平興國中其  
酋帥人鸞河率部族來降宋以鸞河為渤海

都指揮使賜烏舍城  
浮渝府渤海瑛府

**蝦夷** 海島中小國其人鬚長心尺尤善弓矢  
人持箭於首發無不中唐顯慶四年

道樓因  
伊入貢

白霄奚

本號庫莫奚東胡宇文別狸為匈奴  
所破窟居松漠之東魏書達奚薄奚

統奚吐奚四氏皆其部族也唐于呂陰涼川  
在幽州西南其後契丹強奚舉部屬於霄有

東西

建州

東瀕松花江風土稍類開原江上有可  
曰穩禿深山多產松木國朝社奴紀

千於此造船乘流至海西裝載賞資浮江而  
下直抵其地有勅令元者漸都指揮瑣勝

哥舒

生女直

濕膈江上自海西下自黑龍江謂之  
生女直受轄於野人事耕種言語居

處與建州類每聚會人持燒酒一魚胞俗名  
阿剌吉席也而坐歌飲竟日少有忿戾則剪

互相射江口有石名木化石  
堅利可鏃矢鏃上人寶之

可木

以下松江皆以莽人無常處惟逐水草  
裨皮為屋行則馱載住則張架事耕種

養馬弋獵剝獨木為舟以  
皮垂為市以貂鼠為貨

阿速江

至散魯溫為迤西其耕作射獵飲食  
居處類可木而入乘五板船頭置牙

以木架如鹿角狀兩舷盡  
築疾行江中謂之廣窟曾

乞列迷

有四種性奸貪君草舍捕魚為食不  
櫛沐着直筒衣暑用魚皮寒用狗皮

腥穢不可近以溺與洗父子不親夫婦無別  
父母疾遠播草處處之待其自死不識五穀

六畜惟狗多辜搜扒犂男耳垂珠項鍊因以  
有無知貧富婚嫁若娶其婦則始以下骨隨

為妾男女老死劍其腹焚之以灰骨成於木  
槨之弱化者以魚叉叉其屍累以海豹皮埋

之曰變海豹矣熊虎傷死者擇躡其屍什熊  
虎勢令人射中帶矢埋之曰變熊虎矣物產  
則有海青皂雕白兔黑  
兔黑狐貂鼠今皆入貢

**乞黑迷** 去如兒干三千餘里性剛而貪文面  
推髻帽綴紅纓飾以海貝用金銀錫

圈爲項飾胸掩細甲衣絳帛垂皮條長與足  
齊墜以金錫牌間以磁石行則環鏘有聲謂  
之鴉兒馬吉勁弓長矢射山爲食不治產業  
暑則野居寒則室處婦人飾帽垂珠珞衣綴  
銅鈴死者  
柩懸於樹

**北山野人** 乞死迷之別種養鹿乘以出入水  
產海驢海豹海猪海牛海狗皮皮

角鮐鬣以爲異物  
昔入貢今不通焉

**野人** 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住平土屋四面無  
門穴竅用木革覆之平居由屋東梯上

下死者由西梯上下偶失行則重罰  
臥籍以草如狗屣然與乞列迷爲隣

**苦兀** 在如兒干海東身多毛頭帶熊皮身友  
花布持木弓矢尺餘塗毒於鏃中必死

器械堅利父母死割去腸胃屍體曝乾出入  
負之飲食必祭居處不敢對約至三年然後

棄  
之

**吉里迷** 隣苦兀地男少女多女始生男不問  
老少先以狗爲定年及十歲卽娶多

至十婦者有之中國人至相交則饋之豔妻  
去則歸之婦女將產令出三五里草穴俟產

後一月  
方回

**烏洛候** 後魏通焉在地豆于北其土下濕多  
霧穿地爲室多系有較麥無大君長

俗繩髮衣以珠爲飾無忌盜好獵樂有胡空  
候木槽草面穴絃面北有鼠水東飛合于難

...

...

水東入海西北二十日行  
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外夷衛所

福餘衛

朶顏衛

泰寧衛

塔山衛

建州衛

建州左衛

兀者衛

兀者左衛

兀者右衛

兀者前衛

兀者後衛

兀也吾衛

亦麻河衛

亦馬刺衛

失里綿衛

亦兒吉里衛

虎兒文衛

撒刺兒衛

使方河衛

古賁河衛

卜顏衛

卜魯丹河衛

雙城衛

古木山衛

佛兒秀河衛

海河衛

溫河衛

蘇溫河衛

吉河衛

卜刺罕衛

毛憐衛

把河衛

肥河衛

古城衛

脫水河衛

沒脫倫衛

塔魯木衛

阿速江衛

赤不罕衛

沁河衛

安河衛

野不河衛

哥吉河衛

欽真河衛

速平江衛

木魯罕山衛

嘉河衛

散力衛

朵兒必河衛 甫門河衛 甫里河衛

朵兒玉河衛 甫門衛 甫兒河衛

喜樂温河衛 哈蘭城衛 麥蘭河衛

納速吉河衛 納憐河衛 木東河衛

土魯亭山衛 馬英山衛 法因河衛

亦速里河衛 考郎兀衛 阿刺山衛

古魯渾山衛 撒秃河衛 忽闌山衛

赤里察河衛 隨蒲河衛 阿木河衛

野兒定河衛 好屯河衛 木陽河衛

牙魯衛 可令河衛 兀列河衛

嘔罕河衛 阿里河衛 列門河衛

忽里吉山衛 秃都河衛 實山衛

察刺秃山衛 兀應河衛 莫温河衛

喜刺烏衛 密陳衛 腕倫衛

亦罕河衛 木興河衛 木興衛

乞忽衛 友帖衛 刺魯衛

木忽刺河衛 亦實衛 童寬山衛

兀魯罕河衛 塔罕山衛 古里河衛

者帖列山衛 木蘭河衛 亦文山衛

兀里奚山衛 秃河衛 蘭河衛

希灘河衛 阿真河衛 乞塔河衛

阿者迷河衛 克點河衛 撒义河衛

阿真同真衛 葛林衛 把城衛

札肥河衛 忽石門衛 札嶺衛

木里吉衛 木速河衛 忽兒海衛

伏里其衛 乞勒尼衛 莫温可衛

朶林山衛 朶州山衛 奴兒干衛

阿倫衛 塔麻速衛 失里木衛

撒只刺河衛 失里兀衛 依木河衛

卜魯兀衛 愛和衛 阿答赤衛

禾屯吉衛 薛列河衛 細木河衛

阿資河衛 葛称哥衛 佛朶秃河衛

扎童衛 阿吉河衛 密刺秃山衛

刺兒衛 兀的河衛 木苔里山衛

喜宸衛 督罕河衛 阿魯必河衛

者林山衛 亦文衛 阿者衛

沒淪河衛

秃屯河衛

弗秃都河衛

者屯衛

阿真河衛

把忽兒衛

寫猪洛衛

荅里山衛

荅馬速衛

者刺秃衛

波羅河衛

者亦河衛

阿塔赤衛

也速脫衛

察扎秃河衛

弗提衛

木忽刺衛

可河衛

老合河衛

出萬河衛

屯河衛

幹朵里衛

福三衛

失兒秃亦衛

哈兒分衛

亦屯衛

卜忽秃河衛

忽魯愛衛

幹朵倫衛

亦馬忽山衛

也魯河衛

扎真衛

吉灘衛

只兒蠻衛

亦東河衛

速塔兒河衛

亦迷河衛

者列帖衛

卜魯秃河衛

兀刺忽衛

禾屯吉衛

鎮真河衛

亦里河衛

忽脫河衛

建州右衛

寄住毛憐衛

幹蘭河衛

可木衛

忽失衛

渚冬河衛

忽魯山衛

撒刺衛

忽失木衛

古魯河衛

弗力禿河衛 木禿魯河衛 乞列兀衛

乃采兒玉衛 峇魯衛 兀刺衛

忽思木衛 也孫倫衛 忽魯木衛

者卜登衛 撒竹籃衛 老里衛

弗山衛 滿溼衛 木里今衛

野刺脫衛 竹里河衛 塔木衛

兀力門衛 右帖衛 可木河衛

兀思哈里衛 古魯山衛 哈兒蠻衛

哈里分衛 阿里河衛 塔哈山衛

塔亭衛 和卜羅衛 益實左衛

塔山前衛 弗納河衛 木束河衛

童山寬衛 亦帖列山衛 亦實衛

弗思木衛 阿的納河衛 双古衛

忽里奚山衛 兀牙山衛 撒兒忽衛

木里吉河衛 以哈阿哈衛 失郎山衛

脫河衛 納木衛 弗力衛

塔山舟衛 兀里河衛 撒里河衛

脫倫兀衛 只不得衛 順民衛

哈里山衛

和屯河衛

脫里衛

塔兒河衛

也速倫衛

忽刺罕山衛

兀也衛

木峇里衛

木峇山衛

弗朶脫河衛

替里衛

忽里罕山衛

過河衛

失列木衛

成討溫衛

木孫衛

秃納河衛

耆河衛

木河衛

亦赤納衛

兀者納河衛

撒兒河衛

刺里河衛

古魯衛

兀魯河衛

也木河衛

兀里衛

尖里衛

玄城衛

兀實衛

亦里察衛

阿古衛

亦屯河衛

和屯衛

出萬山衛

兀失衛

失兒秃赤衛

刺兒河衛

忽刺罕山衛

兀同河衛

幹蘭河衛

鎮真河衛

巴忽魯衛

亦麻忽山衛

亦里克衛

弗朶朶魯衛

忽魯山衛

亦里河衛

兀者吾衛

黑里河衛

兀魯愛衛

撒林衛

弗即罕山衛

克城家衛

八達東卷九 十六

納刺吉衛

忽失河衛

者刺禿衛

速温河衛

哈刺窩爾衛

兀答里山衛

木興河衛

河卜口紐衛

歲班衛

兀刺衛

竹墩爾

竹屯衛

兀刺河衛

兀山衛

失山衛

朶州山衛

阮里河衛

弗河衛

文東河衛

者赤河衛

哈里衛

失里山衛

阿兒温河衛

兀的千戶所

敷答河千戶所

兀者托温千戶所

遼東志卷五

十七

兀者揆野人千戶所

兀者已河千戶所

兀者屯河千戶所

兀者穩勉赤千戶所

兀禿千戶所

兀的罕河千戶所

可里踢千戶所

兀者撒野木千戶所

五音千戶所

哈魯千戶所

五年千戶所

古賁千戶所

真河千戶所

得的河千戶所

鎖郎哈千戶所

輿河千戶所

屯河千戶所

哈魯門山千戶所

古魯河千戶所

阿魯木千戶所

奴兒干都司先名遠三萬戶府前代無考元  
法東征元帥府

國初累加招諭永樂九年春復遣中使率官  
軍駕巨船至其地爵資其人之來附者設都  
司都指揮三員康旺佟答刺哈王肇州以鎮  
撫之間歲相沿領軍北朝貢往還護送率以  
為常

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後明

遼東志卷五

十八

坊州城

奚官

納州府城

費兒忽

弗出

南京

隨州縣

海洋禿魯

散三通

朝鮮後所

納丹府東北陸路

那木剌站

善出

阿速納合

潭州

古州

北接幹  
朵里

舊開原

毛憐舊開原南

開原西陸路

慶雲站

熊山站

洪州站

懿州

開原北陸路

賈道站

漢州站

歸仁縣

韓州

信州城

韓本城

海西賓州站

龍安站

弗顏站

海西西陸路

肇州

龍頭山

哈刺場

洮兒河

台州

尚山

扎里麻

寒寒寨

哈塔山

兀良河

遼東志卷之九

十九

海西東水陸城站

底夫卜站

阿木河站

海胡站

尚京城

金人故居

扎刺奴城

魯路吉站

伏答迷城站

海留站

扎不刺站

哈三城哈思罕站

伯顏迷站

能站

兀刺忽站

克脫亨站

翰朵里站

一半山站

杆漫城

滿赤奚站

阿陵站

柱邦站

弗思木城

古弗陵站

奧里迷站

弗踢美城

弗能都魯兀站

考郎古城

可水站

乞列迷城

乞勒伊城

莽吉塔城

狗站名水狗站夏月

乘船小可乘載冬月乘扒犁乘二三人行水上以狗駕找疾如馬

藥乞站

奴合温站

乞里吉站

哈刺丁站

伐興站

古伐替站

野馬兒站

哈兒分站

莫魯孫站

馬勒亨古站

撒魯温站

伏谷林站

忽林站

虎把希站

五速站

哈刺馬古站

卜勒克站

播兒賓站

沼陰站

弗朶河站

別兒真站

奴兒干

有都司

黑勒里站

滿溼站

外夷貢獻

乞列迷貢物

海青

大鷹

皂鵬

白兔

黑狐

貂鼠

呵膠

黑兔

北山野人貢物

海豹皮

海驃皮

海獺皮

凡角

即海象牙

魴鬚

好刺

即各色鹿

福餘泰寧等達達衛所貢物

馬

失刺孫

即土豹

貂鼠皮

金錢豹皮

建州兀者等女直野人衛所貢物與達達同

夫遼之形勢西接朶顏等衛北逼女直諸夷

東鄰朝鮮等國阻山帶海勢亦重矣其間夷

之種類不一環居而雜處者有曰建州曰毛

憐曰海西者自湯站抵開原此其處也皆有

室廬居止之第而強則建州為最焉自寧前

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

河曰泰寧曰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

福餘皆逐水草無恒居部落以千計而強則

朶顏為最焉又有近松花江者曰山寨夷近

黑龍江者曰江夷此輩亦有室廬居止而江

夷又其最者焉然夷種固不一而夷性亦頗

殊間有喜偷盜者雖時或出入抄掠無常但  
不過小有所竊而已非他西北猖獗者可擬  
也矧今沿邊之守有營堡墩臺之建有巡探  
按伏之防有將領以總其權有副叅以分其  
任調發者之有遊兵分防者之有備禦嚴守  
之道亦可謂周且備矣又馬市羈縻而有買  
易之通入貢撫馭而有賞賚之給又且施之  
以恩綏之以義結之以信畏之以威縱有所  
肆逞者因而制之殆亦無足患者矣雖然虜  
固無大患也然司兵者苟視以爲常而怠心  
生襲以爲故而無所豫又安保其無他虞也  
哉故當知地方之爲最者如錦義之達寧前  
夷虜之爲最者如建州江夷之類於此嚴防  
庶不失綏急輕重之宜故愚又以爲主之者  
在於得人也

重修遼東志後序

遼舊志厄于兵燹未樂初宮茲者因纂  
修圖籍始有是書于時地方始寧學校  
初拓全書無存所得者皆掇拾于殘編  
斷簡暨耆舊聞見是以大綱雖舉而衆  
目未張事蹟雖具而采錄未備兼以板  
久磨滅觀者病焉成化丁未秋余奉

命出按是方適分守遼陽副總戎韓公斌

欲圖完書特命所司禮延文儒博采史

遼東志後序

傳立義類定凡例因其舊而增其新正  
其訛而補其闕凡有關於治道者悉皆  
收錄俾一方山川形勝人物名宦古今  
事蹟不出戶可知若公者可謂知所先  
務有裨於風化大矣越明年戊申秋書  
成公復捐俸鳩工刻梓以傳旣徵內翰  
董先生尚矩文于前復屬余叙其後余  
惟人事氣運相爲流通氣運盛則事由  
之以興氣運衰則事因之以廢然其所

以興廢者則有數存焉耳欽惟我  
高皇帝以丁未誕膺

天命而正朔頒在戊申之歲今

皇上繼統亦以丁未而改元又同戊申夫  
以百二十年

聖祖神孫受

命改元率皆符合豈偶然哉寔由

上天眷佑隆

國祚相傳於不替故也而是書亦肇於丁

未成於戊申謂非關乎

入書史志條

二

氣運之盛而事因之以興耶矧遼孤縣  
東北一隅延亘千五百里山川清淑之  
氣蜿蜒磅礴鍾靈育秀以故環竒卓犖  
之士多生其間百餘年來柱

廟堂鎮邊陲折衝禦侮開拓疆里者先後

相望又豈無自而然哉古語云地靈則

人傑詩曰周王壽放遐不作人此之謂

也用是次第所自俾附簡末以紀歲月

云時

弘治紀元八月中秋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新

河陳寬書

遼東志後序

三

遼東志序

郡國有志其來遠矣非於上古九丘昉於禹貢及周之職方其制未備至漢地理志始爲詳悉唐圖十道宋編九域則紀載愈密矣我

皇明撫有天下郡邑之廣生齒之繁山川形勝制度沿革之由在在有書可考惟遼爲極東邊境元季肆爲戰區圖籍漫無存者求樂聞

遼東志後序

四

詔天下郡邑咸爲圖志以進時遣使東采纂述前守於是者始延儒雅詢故老據其間見考彼事蹟參互摭摭乃克就編旣冠以圖模其山川地里之勝復分析事類詳其制度沿革之實人物文辭有關政教者雖微不遺貢賦學校軍衛城堡切於制度者無一不備于以昭我

國家輿圖之廣氣化之盛誠千百載間所未聞之勝事也猗歟盛哉書旣

上遺稿具存越二十年余自燕山奉

命來守此邦懼是編歲久散逸乃託同寅  
畢侯董工鋟梓以求其傳惜乎書未行  
侯竟不祿迺者典守乏人因循數年而  
板刻凋落余慨斯志之泯滅不難也練  
閱之餘悉取舊刻而鮮之易其損朽補  
其遺缺凡五閱月工始告成於戲莫爲  
於前則傳者無所本莫述於後則作者  
無所託余與畢侯本前輩之成書而副  
其所託焉者使後人相繼弗替則余輩  
又有所託也余安得不序其顛末以啓  
方來者於無窮乎遂書以俟時

景泰元年歲在庚午春三月朔旦驃騎  
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掌遼東都  
司事汝南王祥書

遼東志後序

遼東志何志遼東也遼東者禹貢幽燕故地唐宋以來遼金所居也我

大明一統志山東通志遼附焉而又何志乎蓋詳之也自古列國皆有史官掌時事也考山川也紀人物也記興廢也天文昭焉地理察焉人道存焉而王政備矣是故觀風氏之所以重而太史氏之所資以取焉者也夫遼邊陲重地

國家之左輔也朝鮮國及毛鄰建州朶顏諸夷入貢所由曰廣寧曰遼陽鎮之總也曰開原曰寧遠曰薺陽曰金復海蓋諸衛鎮之分也文提其綱武治其目職守之則而鎮之管也曰自在曰安樂柔來之義也阻山濱海環外夷拱

中夏兵甲戎馬百萬藩莫大焉近者邊鄙愚卒弗順于長

聖天子恐玉石俱焚也乃用神武殲厥渠

魁簡諸廷臣才望素著老成謀國者以  
往于時巡撫都憲鈞陽任公巡按侍御  
聞郡史君協心力安輯勞定人皆翕然  
思治沙漠無烽火焉文教之餘憫志久  
缺急欲編摩以志之必成爲期而鎮守  
王君總戎馬君亦合謀馬迺請旅寓初  
亭程君輩纂輯稿初成而諸君歸復託  
寺苑守巡諸寮重加增訂予始奉

命使朝鮮及歸而誌成矣適以序屬予何  
能爲役然

東皇生

詔朝鮮雲岡泊予始遠之有志任公史君  
始故不敢重違也是故讀疆理志而建  
置形勝之必甄也讀文獻志而人物文  
藝之足徵也讀兵食志而戎馬食貨之  
可考也讀外志而諸夷貢道一統之盛  
攸彰也讀雜志而常變邪正災祥之可  
稽也其文鬱而典其事該而覈其義遂

而直不華不俚確如也可述也亦可鑒也彬彬乎有古史風真一方之史而萬代之典也然非任公史君作興于上而諸子效勞于間何能有成哉嗚呼當邊方多事之餘用武之地而脩文獻以開先詔後其蓋重德業紀綱之義志有所事達治本而非徒瑣瑣于末務者遼之撫按諸君子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賜進士第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武進龍津

吳希孟書

讀遊志叙

叙曰我

皇明迓天撫圖混一華貊雖稟教受治咸  
麗于極而辨方陳軌則規制在在殊士  
不出戶庭知四方習國體維志攸賴顧  
履之而後真及之而後熟昔司馬子長  
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河遂至于會稽大  
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逆河  
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  
堆北自龍門至于朔方然後歸而史記  
成後之作者罕得附夫有以也余寡昧  
遭時

明聖幸通朝籍道吳楚涉江淮走齊魯以  
抵于京師已而以

天子行人使韓趙周游乎澤潞代朔之間  
越鴈門北入雲中觀風考制弔古眺幽  
私以爲視都知野視國知天下其餘不  
能遍睹可類推爾今年奉

天子命下薊門遵榆關放于山海與向所  
經諸輔不同矣乃東入遼登醫閭之峰  
俯鍾秀之城涉三河之會覽千山之勝  
訪箕子之遺吊唐宗之燭三韓五國之  
餘烈王經官制人士里俗靡不討究與  
向所經雲中又迥不同矣蓋信夫天下  
必履而及之而後周知徹照也已遼舊  
有志義例未精述作冗略中丞西溪任  
公柱史駝村史君因羣哲所彙次編輯  
而定之以成今志余取而讀之則見其  
覈而膏晰而備殊而統倫而有要其於  
余所睹識無幾微爽夫余固履而及之  
者無子長作史之才猶幸其評志之定  
也故用以告四方且以明斯志之妙借  
筭談兵聚米畫谷將必有賴焉者爾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閩  
人薛廷寵書于襄平行署

遼志跋語

遼陽舊有志何爲而修曰爲其敝也爲其僭而散也夫敝而弗理則廢僭而弗正散而弗統則替矣而何俟於今日曰先年都憲婺源潘公倡之于始也若東巖之徐公北郭之劉公初序之程公迓潘公之雅而肆之成也秘閔也久矣今始出焉中丞西溪任公稽而振之也率若屬而訂裁焉考前意也萃軒薛君括而潤色之讀遼志有文焉可驗也覈而信嚴而辨博而有要有是哉體之嫻也復得內翰龔雲岡引序于端黃門吳龍津繹精于後噫衆羨具三長萃矣以成則其志也豈易視哉故張平子西京賦作之三十年豈不爲益信矣乎今志更於累歲成於數手而萃軒終之迹若戾而艱倍之其紀實昭後以備小史之遺爲

國家鳴盛則過之矣余也濫竽按事聿觀  
厥成頃涉末見安得不歷厥載而詳述  
乎後之覽者與焉亦將有徵於吾言

嘉靖丁酉歲十二月朔日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古澶史褒善謹跋

分校生員卑鶴

魯宗儒

宜寬

朱貢

李遜

嬰爵

舒益

趙繼儒

李茲

曹福

張文羽

辱真

戰儒

王瀾

傅良弼

孫荆玉

余尚貢

劉夏

督臚錄指揮俊學

鄉試武舉毛旺

督刊梓千戶鄒傑

遼東志終



